



詩經義卷之十三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

叶雙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

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滿彼反

賦也借借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

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

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

母之憂耳

輯錄謝氏曰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子以王事為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為憂

○溥音天天下

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

輯錄疏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王

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輯錄夔峯氏

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為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為賢而勞之乎

不升王而曰大夫大夫行役而怨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

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四牡彭彭叶鋪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嘉我未老鮮

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脊同輯錄旅力方

○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

以經營四方耳輯錄謝氏曰經營畫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

事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或息偃在床或不已

于行叶戶賦也燕燕安息貌瘁但醉病已上也○言役使之不

均也下章效此輯錄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

之使上之入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復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反或慘慘七劬勞或栖音遲偃仰

或王事鞅於掌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

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增釋鞅掌煩勞失容之狀

○或湛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巨或出入風音議

叶魚或靡事不為或湛都南

或靡事不為

或靡事不為

或靡事不為

或靡事不為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亡恭容也

北山六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一章勞苦而

三章勞苦而怨其上。四章以後極言勞苦。思其親。二章而深怨之也。輯錄胡庭芳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祇音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劉氏曰。當作疢。與瘳同。眉

反。音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

疢釋文都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

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此皆事之可

役所見。而用語語相呼。為興。輯錄輔氏曰。夫行役者。進

而有王事之期。程唯恐其有不期之悔。退而有室家

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也。多端。唯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

○無將大車。維塵寘寘。叶莫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洵

興也。冥冥昏晦也。頰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

不能出也。人心有憂則拘而迫

○無將大車。維塵於勇於維於勇於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

反。音

興也。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憂傷之意反。覆道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音野。叶上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苦。念彼音共。音荼。下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

賦也。征行，徂往也。荒野地名。蓋荒遠之地也。二月亦

以夏正數。反。色主。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輯錄疏君

早故以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輯錄疏君曰：載再也。辨為吉。又曰：大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

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

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輯錄輔氏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

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

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

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罟

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

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金

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惓惓。丁佐反。我不暇。叶胡反。念彼

共人，惓惓。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惓

惓，勤厚之意。譴，詰。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

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

勞而不暇也。輯錄輔氏曰：惓惓，懷顧言已之於僚友

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芣獲。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反。念彼共

人，輿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賦也。輿，暖。輯錄疏：即春溫。亦謂二月也。蹙，急。詒，遺。丁季反。憂，興起。

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少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輯錄輔氏曰采蕭獲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

○外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汝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

輯錄謝氏曰靖

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

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

也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

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

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

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呼報反

是正直神之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

聽之介爾景福

叶筆力反

是正直神之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

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此三章致憂思之情

後二章盡忠告之義輯錄陳定宇曰此詩因已

之夕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已

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感之自詒於後無情疾之

辭而免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然而不怨

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顯和

平也歟增釋許氏曰詩言其毒太苦釋我

不暇可謂其矣其三章乃曰自詒伊戚不敢終其

上而祗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勸

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鼓鍾將將七年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

軍入海南漣水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直隸河

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

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

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韓錄輔氏曰懷允不

信不能忘也

○鼓鍾喑喑音皆叶淮水涓涓戶皆反叶憂心且悲淑

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

賦也喑喑猶將將涓涓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輔氏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鍾伐馨古毛反叶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救留淑人

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馨大鼓也周禮作臯云臯鼓尋有四尺韓錄此

韓人又地官鼓人以馨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

湯湯水盛也中言涓涓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

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

王之荒亂也韓錄輔氏曰伐馨舉樂器之大者言之

不怠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特將喑

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及也

樂者異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反以籥

以籥不僭子念反叶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

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

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

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解錄漢氏曰但

其樂祇見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鼓鍾四章章五句一章至三章直刺之四章美其鼓樂而陰刺之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話名物而

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胡氏曰歐公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考詩書

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莠魚世反黍稷我

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

饗以祀以逸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以介景福叶筆反

賦也楚楚盛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

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盛貌露積積音

清曰庚十萬曰億輯錄嚴氏曰我倉既盈無所羨之則露積為庚其數至億言其多也

饗屬也安安坐也禮曰詔安尸輯錄孔記郊特牲注曰尸者入視則詔主

人拜安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韓錄筮尸用無

使之坐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爵者謂之公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

而拜以安之也備勸也恐尸或未飽祝備之曰皇尸

未實也備勸也實飽也儀禮特牲凡與烹饗設筮凡

祭酒啐酒告止祭鋪掌之告旨尸三飯告飽祝備之

曰皇尸未實尸又三飯如是者三然後主人酌酒獻

尸介犬也景亦大也此介景福謂以○此詩述公卿

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韓錄解頤曰

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言

黎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古人古

蓋將使我於此藝黍稷也韓錄韓氏曰首四句

忘所自也王氏以為我舍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

為度其幾至德考是也然此亦其言之必見有餘之

耳故我之黍稷既盛舍更既實則為酒食以饗祀矣

侑而介大福也占人墾闢蓋以為孝孫種植計故種

者非他也致祭受福不可無酒食也○濟濟此章專主酒食言

濟濟禮踐踐七羊絜爾牛羊以牲烝嘗或剝或亨

或肆或將補彭反祀事孔明叶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孝孫有慶叶祛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韓錄輔氏曰古之祭用

謂凡與祭之人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皆有容儀也言烝嘗則備

主祭祠主言詞此承牛羊之文故以烝嘗言之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

羊黍烝嘗之事。而皆蒙齊。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

濟陰。禮一句。則無不敬也。祊廟門內也。待賓客之處也。禮公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禮公

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此孔甚也。明

猶備也。著也。齊濟陰。陰陰。以下五句。是薦牲之。敬為一

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

也。則至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孝

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為牲之禮。如此求神使饗

矣。此先祖之所以來饗。茅絲之。所以受福。

○執爨。七。亂。踏踏。七。音迹。叶。為。俎。孔。碩。叶。常。或。燔。煩。音。或。爨

之。教。友。叶。君。婦。莫。莫。音。麥。叶。為。豆。孔。庶。叶。陸。為。賓。為。饗

各。反。獻。酬。市。由。交。錯。禮。儀。卒。度。洛。反。笑。語。卒。獲。郭。反。

保是格。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卬。

賦也。爨。竈也。輯錄疏。爨。以。煮。肉。稟。爨。以。炊。米。少。牢

北。踏。踏。敬也。為。俎。者。燔。者。爨。者。皆。執。爨。之。人。而。俎。所

以。載。牲。體也。肥。脂。是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

皆所以從。聲。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上。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是也。輯錄朱子曰。燔。者。火。燒

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孔。疏。云

從。獻。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

君。婦。主。婦也。輯錄輔氏曰。君。婦。者。君。即。莫。莫。清。靜。而

敬。至也。豆。所以。盛。平。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

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輯錄房中之羞。其。當。則。視

解。粉。塗。其。豆。則。配。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

房中之羞內羞也醜音移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

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

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

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

徧也特牲迎尸正祭之後主人獻尸主婦亞獻尸賓

有司又獻長兄弟衆兄弟及私臣又獻內兄弟畢長

其長為旅酬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出卒盡也度法

微俎賓出輯錄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卒盡也度法

度也獲得其宜也卒度卒獲言無不合於法無不得

旅也語恩澤行於禮法之格來酢報也而賓客及賤

中和樂生於誠敬之餘也格來酢報也而賓客及賤

而執爨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

福之所以降也此章通以俎巨獻酬之事言

○我孔熯而善矣式禮莫愆叶起工祝致告俎賚孝孫

倫類必芬孝祀叶逸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華

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燠竭也善其事曰工軒錄工於必芬香也卜予

與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定公元年叔

公之喪于乾侯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式法齊

注幾哭會也不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式法齊

整稷疾匡正敕戒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極至

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

始終敬無間斷○上章繫牛羊者執爨者君婦賓客

皆極其禮敬如彼此乃言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

此則自安有以於是祝致神意以假音主人辭錄少

大也予主人以大福輔氏曰狹賚一字重釋致曰爾

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牲而予孝孫也

飲食芳潔上言酒食牛羊燔炙之類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

其多如法孔氏曰如期不遲晚也爾禮容莊敬以受

此式禮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以備

乎此此字即指極而言之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

家齊國治之極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所謂無各隨其

事而報之以其類也福祿以報飲食之芳潔衆善之

而報之也但極之所在即福少牢報詞曰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音汝孝孫輯錄注曰來女孝孫

注云來讀曰鑿鑿賜也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

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然故引以為證

特牲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遂報主人此章

自主人獻尸特言之而述祝嘏之詞如此

○禮儀既備叶滿鼓既戒叶茂孝孫徂位叶力工祝

管叶古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

宰君婦廢徹直列不遜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

賦也戒告也告以當奏送尸之樂宜預備也輯錄輔

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

階上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

孝子之利養去成畢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

順成訓為畢言孝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

神無形尸與神為節度送尸則神歸矣輯錄少牢曰

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

廟門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

先既戒之至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

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上聲也諸宰勸

去諸醴君編 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

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祭則燕於

寢惟同姓得以昭穆序異姓賓客不可與燕故歸其俎禮畢而送尸則徹俎而行燕私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叶音族

既醉既飽叶音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音去

惠孔時維其盡叶音忍反之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輯錄通

及寢皆南向朝室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先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

而牖西牖之內為奧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兩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後

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後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前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

曰寢者是也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

皆入奏於寢也輯錄疏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且

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祭成

已為受祿燕飲喜樂又為後祿受而綏之爾殺既進者若受之於彼而置之於此使安固也

與去聲燕之人無有怨者此之小者即前章之諸父兄弟也燕私舉而人心和悅如

此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輯錄頭而言曰向者之祭神

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

甚順甚時順者順於理時者適其時無所不盡董氏曰內盡子子

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祭而格神則一身宜受其

其規此與燕者所以祝主人也。此章以燕私之事言之而述與燕者之慶詞如此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增釋許氏曰此詩意趣宏博

辭氣縱逸語緒參差非它詩

此讀之茫然不知其際久之始見端倪蓋一章謂勤於稼穡所以入者盛得以為祭祀之具二章言牲體之繁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享而降福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下章燕宗族之端卒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此本序說故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

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

盛政脩何以致之輯錄朱子曰此下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為

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叶之昉昉音原隰曾孫田叶

反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蕭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昉昉音開壑辟音擊

地開除其萊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平也自曾祖以

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

塗也大界猶十里之城萬夫之川是也十夫畝壟音

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

入于溝則其畝東矣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九夫

按如此則遂在井之內溝在井之外田首者水之來

處也畝以防水則當卑下之處地之大勢東南南下故

欲水自西而東則為畝在水之南欲水自北而南則

為畝在水之東也然高下相因無定勢舉東南則西

北可推故專於下文言順其地勢○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輯錄補氏曰此詩有田祿者方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

通釋曰：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之績。春頌則曰：維禹之績，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故其原隰，墾闢而

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我疆我理，即是田之事。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我疆我理，即是田之事。

○上天同雲，雨既零，零既足，生我百穀。既優既渥，谷反。既零既足，生我百穀。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零雲貌。霰霰，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正故能生我百穀也。即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零雲貌。霰霰，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正故能生我百穀也。即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

食。我乃實壽考萬年。食，必寐。我乃實壽考萬年。因反。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或彧茂盛貌。畀與也。丘氏尸謂獻孰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畢燕同姓於寢也。祭禮始終用酒食之事如此。○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釋曰：三

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釋曰：三

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釋曰：三

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釋曰：三

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釋曰：三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蕓，居之皇祖。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蕓，居之皇祖。此章言地利充斥，穡事大成，則祭祀之禮，考萬年也。莫非至情而神降之福，可必矣。此章第一句承首章之意，第二句承二章之意。

曾孫考

叶孔

受天之祜

反侯古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

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

田事釋錄疏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於畔上種瓜以

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

異物順孝子之心也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此可知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管牲享于祖考叶去執其鸞刀

以啓其毛取其血音聊叶膏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釋錄鬱鬯者禮家

鬱金香草和之其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

灌地求神於陰釋錄董氏曰酒以灌地然後迎牲執

者主人親執也鸞刀乃有鈴也釋錄疏刀環有管

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牲必騂色

必特殺取其膏以升臭也合古音之黍稷實之於蕭

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管必以蕭裹之蕭香蒿也乃

升臭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句鬱合鬯句臭陰達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釋錄陳氏曰灌之禮以

尚臭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

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音蕭合羶同羶香凡祭慎諸

此釋錄陳氏曰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

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魂氣歸于天形

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釋錄朱子曰天地

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
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以求諸陽
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
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
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焚燎鬱鬱以陰去求之
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鬱以陰去求之又曰
如言祖落祖升也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祭
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是丞心享叶虛良反必必芬芬祀事孔明叶漢郎反先祖是皇

報以介禮萬壽無疆

賦也丞進也承上章性酒言以此而丞以此而或曰

冬祭名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三章共一意以丞

四章自是一意以瓜為主故以受天之祐結之

五章六章又共一意以牲酒為主故以萬壽無

疆結之但界尸賓獻皇祖皆發議於其前至

掌必芬而祀事始成也○增釋吳師道曰一

疆理修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四章黍稷

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掌細推之首章

修起下章種植也二章雨雪起下章有年也

章疆場翼翼者首章修整之績黍稷或或者二

章種植之功也此是足上二章之意黍稷既成

可為酒食以界尸賓舉祭之始終言之也四章

承上章言田中有黍稷則以為酒食疆場有瓜

則以為道而獻皇祖也然曰界尸獻者必供此

用將進之辭也五章首言祭是祭之時矣雖主

言犧牲而詳及灌鬯芻蕭氣臭迎牲之事併酒

黍稷在其中矣卒章又總第三章以下之意是

丞是享總界獻享言也必必芬芬總諸物氣臭

言也前言獻之皇祖享于祖考故此言先祖是

皇也前言壽考萬年曾孫壽考受天之祐故此

言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也

倬陵角反彼甫田叶地反歲取十千叶倉反我取其陳音我

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反今適南畝叶蕭反或耘或耔音子叶

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音士烝我髦士雞里反

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音士烝我髦士雞里反

此言有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

田九萬畝。通錄井十為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

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

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紆

籬音本也。籬即壅字蓋右稷為田一畝三畝。九畝之

一畝為三百畝。一夫廣尺深尺而播種。上於其中苗葉

以上以已通以上稍耨鉏也。反壅草。因壅其土以附

苗根。壅盡畎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也。壅愈水反

孔疏作壅壅壅也。猶培也。附根即壅本也。能即耐字。藪茂盛貌。介大

可止息之處也。丞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

工商不與夫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疆

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出管仲

機野而不疆。此與呂氏詩記之文同。與本文小異。蓋

市井工商之子。習為狎。疆為農之子。處鄙朴之地。敦

本尚實。其中若有穎拔之人。可以為上。則厚重謹恪

能勝重任。而足為上所倚賴矣。集傳引此以明髦士

即秀民也。輯錄輔氏曰。言農夫○此詩述公卿有田

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

祿者方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輯錄輔氏曰。楚

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方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故首皆推言昔人墾闢之力。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

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方於農事。以

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畜積之富。以

見其神不可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

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

嗣音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

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

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輯錄通釋曰歲取萬

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

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

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

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

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輯錄何伯

善曰美大就黍稷言之。止息就農人進我髦士而勞

言之其說與疏義不同。未知然否。去之也。南畝即甫田之間髦士即農人之秀者慰勉

幾達於農也。○此章言其力於農事如此。

○以我齊音明與我犧牲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叶法琴瑟擊鼓以御反田祖以祈年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梁同曲禮曰稷曰明梁輯錄陳氏曰明

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輯錄疏社

義用純黑色其方祀社后土也。以句音龍氏配

各以其方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

者五土之神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

社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土官之名

也。死以為社神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

氏世人謂社為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增釋許

氏曰疏意謂后土有二名同實異社則祭五土之神

而以句龍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報其賜也周禮

所謂羅弊句致禽以祀禘是也。禘即方字羅網也弊

而網止則獻所獲之禽以祭四

方之神也。蓋秋禘之禮如此。臧善慶福御迎也。田

祖先裔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輯錄疏與神農始

先為稼穡謂之先裔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

同也。○增釋許氏曰禮記注先裔若神農者疏若是

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種曰稼歛曰畜不云
稼穡云畜者取其成功收歛若畜而祭也歛去声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

田峻是也增釋許氏曰此傳田峻與經三章田峻不
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編詩說詳見前

結題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輯錄
王肅

本管子故
民篇語○言奉其齊音盛音成輯錄犧牲以祭方

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

夫之福而致之耳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而受福也又作樂以

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因

成而知有賴於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而為農夫計
矣是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此章言

其奉方社田祖之祭如此輯錄胡氏曰此章分兩節
農夫之變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

解頤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
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

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
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

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
穀我士女傳其惠於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反饁叶補反彼南畝叶蒲反田峻

音至至喜攘如羊其左右叶羽反嘗其旨否叶補反禾易叶母反

長畝叶羽反終善且有叶羽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

曾孫某侯某輯錄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為治兵
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武王

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輯錄見是也饁餉

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

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借至其所而田峻

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

下相親之甚也解謝氏曰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取諸右當其

肯否者所掌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為其美何者為不甘羨無不知也以知田家之苦樂一以見官民

之相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

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耕為職者也田峻之至以勸

農為職者也於田峻曰喜於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

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而其事易治竟畝即耘耨之事農夫克敏

事也此申首章之意也自曾孫來止至掌其肯否皆適南畝之意也

勸農之意也○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如坻直基

如京叶君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

慶叶祛以介福萬壽無疆羊反報賦也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此至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

次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

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

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

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

下而欲厚報之如此此申二章之意也千倉萬箱以

甫田四章章十句此詩以自古有年一句為大肯

可取以食農人者以自古有年也黍稷稻粱則又將有年矣

陳食亦又可圖也我田既成則有年已存樂矣以介福黍則其又有年也至於三章又申首

章之意四章又申二章之意則所以祈有年者愈無窮矣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既戒既備乃事叶上以我覃音耜

叶養
里反
倣載南亩叶滿
播厥百穀叶工
既庭且碩叶常
曾

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修未其具也田器鞅利倣始載

事庭直直則茂頃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

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

備矣然後事之事事皆備然取其利起而始事於南

亩輯錄輔氏曰王氏謂亩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日既

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

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農夫勤敏而得黍稷茂盛如

美其上若以登則篇之意也輯錄解順曰大田多

種既戒善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

也以我覃相利其器也倣載南亩耕之勤也播厥下

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

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

○既方既早叶子既堅既好叶許不狼音不秀餘父去

起呂其螟莫延騰音及其蠹莫侯賊無害我田穉音田

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日字日甲皆

日穀粒之生必先有房甲而後充實也輯錄房謂實

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甲者在米外若鎗甲也實

未堅者曰阜方始秀也阜始實也狼童梁輯錄說文

之穗生而不成者秀似苗皆害苗之草也輯錄害苗食心曰

螟食葉曰騰食根曰蠹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輯

害苗哉穉幼天也輯錄疏蟲災○言其苗既盛矣輯

而無穰秀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必去上聲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

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去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

火之中也去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去聲捕蝗

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壓音蓋古之

遺法如此開元四年

○有滄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于付反我公田遂及

我私叶意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擠才計反彼有遺

秉此有滄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滄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

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擠束秉也

也滄亦遺棄之意也釋錄呂氏詩記釋謂德之低小

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逮者○言農夫

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

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

際彼有不及獲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擠束彼有遺

棄之禾把此有滄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

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

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

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輔氏曰雨我公田

婦之利者及衆之仁也愚謂至公無私天道也先公

後私民情也利及寡婦則民之情亦至公而無私矣

蓋天無心故生物之功溥民有心故尊君上恤窮民無不用其極也此皆當時願望之意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並見前篇田畯至喜來

方禋音祀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叶逸以介

景福叶筆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來方禋祀來祭四○農夫相

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獲者而

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此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

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為耘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

之神而賽禱焉賽者報豐年禱者祈景福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

此言駢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禮記呂東萊曰南方

祈謂各舉二方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祈謂各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多師道以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直稱曾孫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一章地慶而能盡耕種之

功二章甫盛而願除蟲蝗之害三章則願得豐年而望雲雨四章則已得豐年而舉報祈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

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邇雅其詳見於邇風

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辭錄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即邇雅反覆讀之

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然前篇上之人以我

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

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

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

其孰能之韓愈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其若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

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顯
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音鞞音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爾雅問洛水或云兩處朱子曰

此只就洛邑言之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

鬼所染色也爾雅茅蒐茹蔥也古謂之茅蒐今謂之

之草也說文云茅蒐染草一入為鞞鞞鞞也合反草為之爾雅

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爾雅韋弁詳見奭赤貌

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爾雅

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

將皆命卿者是也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

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

服而起六師也御戎服起六師尊大威嚴如此以福祿所集而然也故福祿如茨在鞞鞞

作師之上○此章專美今日之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奉反有玼

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

服也服飾如此尊臨天下福祿盛矣且將長受福祿

玼必諸侯瑩瑩而玼必玼音遙瑩音湯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

保其家邦叶下

賦也同猶聚也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家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

上章申誅詒有與之意而致其祝此章申福祿如或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以家邦家室言

信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輯錄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

高為堂皆然

裳裳者華其葉湑湑思呂反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

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

觀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

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湑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

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諸侯之輿也見裳華之葉

然已心喜况得見此此重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

寫兮則其有譽處宜矣譽處安樂也既能獲此

美蕭首章文勢全相似在文勢相似意則不同蓋以露

樂此則只以裳華之葉湑湑然為興故專美人臣能得君心而有其樂也合二章集傳觀之可見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叶慶羊反矣

興也其黃盛也裳華之其黃亦有意為興章文章也有

文章斯有福慶矣文章者德之見於容貌者也和順

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我觀之子乘其四駘乘其

四駘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

以為興也。美其文章則有振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皆不顯言而自可見我心寫

故也。

○左叶祖之左上同之君子宜叶牛之右叶羽之右上同之

君子有叶羽之維其有上同之是以似叶養之里反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

無所不有。此有字是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

者。無不似其所有也。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

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所蘊蓄。顯顯言之。以深見我心寫之故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經疏義卷之十三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四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胥音洛受叶思反

天之祐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

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祐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

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

祐矣。頌禱之詞也。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

相交之益為興也。但人臣之福出於人君曰天祐者天子之微詞耳。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

連帥之職者也此亦頌禱之詞也（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率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王氏曰舜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反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墻兩邊障土者也有以扞衛之則為翰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有功如此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增釋此章功愈大心愈小其所以受福之多者豈不宜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攷此

○兕徐獲反觥古橫反其觶音骨旨酒思柔彼交匪五音反教

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觥角上曲貌（輯錄華氏曰其角上曲設之所以為酒戒也）

旨美也思語詞也教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

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柔和美也觥酒美如

不傲而後萬福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寓戒教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一章祝以福二章祝以功有功即所以受福也然不可於感枯

龍而驕慢生故後兩章皆以敬為受福之本。增釋許氏曰此止以謙虛逮下之意盈益於言辭之間太平盛世之詩也

駕鸞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叶牛反

興也鸞鸞匹鳥也止則相偶飛則為雙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

也（輯錄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

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弋不射宿故待其飛而後畢羅

之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

宜祿二者皆有一而不足之意故以為與亦頌禱之詞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力反

興也。石絕水為梁戢歛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

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

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父也。此承首章之語以為興無義也與戢

木第二

○乘繩證馬在既音摧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

福祿艾魚蓋反叶

興也。摧莖秣粟斬芻曰摧艾養也。蘇氏

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既

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此與下章起興與首章同

○乘馬在既秣之摧叶祖馬采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宣

佳士果之二反

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教此以臣祝君惟反覆頌禱

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有頌缺婢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何叶居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焉音鳥與女蘿力

施以鼓于松柏叶通未見君子憂心弈弈叶

灼既見君子庶幾說悅音悅懌叶

賦而興又比也。諸本脫興頌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

弁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冠弁從禽非常

氏曰後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憤其戴也加首有頰

頰者弁此之謂也嘉音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焉

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輯錄本草

木凡桑榭樹檉柳楊柳等樹上皆有之女蘿兔絲也

蔓連草上黃赤如金輯錄釋文曰在草曰此則此也

君子兄弟為賓者也亦奔憂心無所薄也薄附○此

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此於兄弟之下膝親戚二字蓋

也姑姊妹妻族則內外兄弟之屬爾非兄弟自兄弟親

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輔氏曰有頰

其弁頰然爾賦體也而實維伊何又又言焉羅知

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根同植兄弟

親戚以異姓為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有頰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穀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叶陵焉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未見君子憂

心怲怲兵命反叶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期語助詞也輯

輯錄輔氏曰蓋物得其時則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

臧善也

○有頰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穀既阜方九豈伊

異人。元弟甥舅。反如彼雨。于付雪先集為霰。蘇為死

喪去無日。無幾。反相見樂。洛音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草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

兄弟甥舅者。甥舅之兄弟也。詩人語則如此。輯錄爾雅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

之。弟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注。四人。霰雪之始凝者。體故更相為甥甥猶生也。屬音昆。

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

霰。音團。縮也。暫融而即結。則為霰。輯錄。大戴禮。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霰。蓋盛陰之氣在雨水則疑

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温氣而搏也。

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此老

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為親戚之意也。輯錄。推

之思。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殺也。蓋君子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真情之所不能已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勸以燕樂而盡其情。三章。

間關車之牽。胡瞻下介三反兮。思變。力亮反季女逝。石列石例二反兮。匪

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反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牽聲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

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

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變

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

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輯錄。輔氏曰。雖無好友。明

友亦以義合者。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望其德音來括。則以賢配賢。雖樂而不失。

義合者。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望其德音來括。則以賢配賢。雖樂而不失。

其正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音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居叶

反式燕且譽好呼報爾無射音亦叶

興也依茂木貌鷓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

肉甚美釋錄爾雅諸雉有鷓雉即鷓雉也其音鷓雉

上彙毛數寸埤雅雉之辰時其可嫁之時也或曰及碩大也

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鷓辰彼

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鷓來集林女來教

以二彼字相應故為興也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上言

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實有此德矣故疊

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上章是往迎之時此下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

德與女音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汝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

嘉穀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上言

也故又冀其飲食歌舞以答燕喜燕譽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其葉叶音析其柞薪其葉

滑思呂兮鮮息淺我觀爾我心寫叶想兮

興也陟登柞櫟滑盛鮮少觀見也鮮我觀爾猶言

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

矣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

此令德之新婚即喜可知矣此章又

申燕喜燕譽之意而有加焉者也

○高山仰叶五止景行行叶戶止四牡駢駢叶非

反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與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

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

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以為所可為之意而為與此又舉

其始終而言也四牡駢駢是往迎之初觀爾慰心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始終而言總結

以上四章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

詩之好仁如此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發輯錄表記注

頌不能復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方來之

行則止也日少故曰俛焉日有孳孳輯錄陳氏曰俛焉無他斃

而後已已也意謂山必陟巔道必涉畿學必至於

然後止此非詩之本意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厭也三章言爾之與我當然四章言我之與爾

又然五章則又德而令德如此則君子之樂

變然之季女而有德解頤曰正小雅有鹿鳴以

以為配也宜哉輯錄解頤曰正小雅有鹿鳴以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豈弟君子無信謔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汗穢能變白黑

輯錄許氏曰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

性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聽小人之

謔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亂人聽下言變白黑意

蓋如此○增釋吳師道曰以營營此謔言故此章為

比而下二章為與若謂變黑為白此恐求之太過變

聲訓則聲之亂聽職汗之變亂敗物皆具于中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也○詩人而戒王以勿聽也信之乎其可惡而

○營營青蠅止于棘說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青蠅有所止說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

也興

○營營青蠅止于榛說人罔極構反古豆我二人

興也輯錄榛木叢生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輔氏而戒

蠅止棘榛與讒人之終構二人者指言其

營營二字後二章為興則重在止字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許後籩豆有楚殺反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鍾鼓既設叶書

舉疇市由逸逸大侯既抗叶居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

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輯錄孔疏鋪陳左右筵之左右

也秩秩有序也輯錄言其坐楚列貌殺豆實也核籩

實也輯錄鄭氏曰豆實道旅陳也和旨調羹也孔其

也借齊一也輯錄鐘鼓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

樂人宿縣平声○宿縣者隔宿縣其鐘磬也輯錄見

故不徹縣言縣厥明新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

者為燕新之

也輯錄卿射禮云樂正命遷舉疇舉所莫之疇也

也樂于下注云當辟射也飲酒獻酢畢主人飲疇爵及賓賓受而莫之不舉

至旅乃舉之輯錄燕禮工歌之後笙奏之前而為大

夫舉旅大射至三射逸逸往來有序也輯錄通釋曰

之後乃為大夫舉旅逸逸往來有序也往來者東西

交錯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

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輯錄鄉射禮注

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名以鄉

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

為司射如鄉射之禮射人職云天子以下燕射尊卑

皆用一侯禮注侯射布也天子中之能服諸侯卑者

中之得為諸侯大射儀疏云畿外諸侯亦用三侯其

數上同于天子故為熊侯加大大以別之然不得用虎

侯而以熊侯參侯于侯為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

豹侯此其所以別也參讀為參雜也雜侯者豹鶴而

麋飾下天子大夫也下讀為射射侯者射鶴射飾也

司裘云卿大夫則其麋侯士卑無臣故祭不得射也

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能其外則丹

地畫以雲氣傳引大射宿縣之事又引燕射獸

粹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鶴者天

大射三侯用虎豹熊皮飾侯之則而畫以五采之雲

氣號曰皮侯而又各以其皮為鶴綴之中央似鳥之

棲故謂之棲鶴其曰五采之侯者賓射之侯也正之

方外如鶴亦三分其侯而居之中二尺畫朱其外次

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鶴而亦畫其側

為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玄黃二正之侯則去青

白直以朱綠也射儀注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鶴是

也其曰獸侯則燕射之侯也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

鶴之處故名獸侯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

以爲質土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氣采色之數

則亦如采侯之差等也大射儀疏云侯之廣狹取度

於侯道大侯道九尺弓取二寸二尺也以此推之

入尺三分其侯也鶴居一故知鶴六尺也以此推之

則參侯道七尺弓中一丈鶴方三尺三寸少半寸

干侯道五尺弓中一丈鶴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天子

大射虎侯熊侯豹侯賓射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皆同

周禮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鶴居一焉是

也疏云燕射天子以下其侯道同五十尺用布五丈

丈也按鄉射禮注云侯道五十尺中十尺用布五丈

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即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謂

中也倍中以為射謂中之上下幅用布各二丈也倍

射以為左右古謂上個也居兩旁謂之左出謂

之古也下古謂上舌謂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二丈

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個象臂下個象足

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也凡

侯用布二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五弓以計道七十弓

六抗張也九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網中掩東之北而

其西方謂之左解錄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東

注云網持舌繩也

遂繫下網也大夫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此

此至其耦也其耦也其才相近者也射禮選群臣為三耦

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天子大射儀疏

射六耦一侯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外諸侯大射賓

賓射皆三侯三耦但畿內畿外各有三耦一侯而已

其燕射則天子諸侯列同三耦一侯而已獻猶奏也

發發矢也的質也輯錄孔疏侯中所祈求也爵射不

中者飲豐上之解音也解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

之○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

者初筵禮儀之盛賓筵之射為大射酒既調羹而飲

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醕爵抗大夫張弓矢而衆耦

拾更入發其耦更迭而發矢也各心競競強也其

勉以求云我以此求爵汝也射不可不中發的求

辭爵則君子之爭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舞

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

然後張侯及弓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

謂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

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輯錄按疏義以此為大射

通釋以此為燕射與集傳不能無疑故詳引而錄之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節耳以不為某射也未知然否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烝衍反苦旦烈祖以洽百

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叶持林

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效賓載手仇音拘叶求

室人入又叶由怡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

賦也簫舞文舞也毛氏曰秉簫而舞與笙鼓相應劉

則八音烝進行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

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百禮事神之樂禮也錫神錫

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祭祀之時子孫湛樂

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

斟音音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孔疏云佐食實

賓客之中取人今佐主又復去也賓手挹酒室人

酌謂本作為加爵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

又多是是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

曰抗記曰崇音音抗音音主音音崇音音高也康舉也為高也

此亦謂玷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

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劉氏曰因射

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愚謂祭祀之時禮樂兼

備人心歡樂如此其飲酒者所以交神明也寧至於

亂哉○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

反叶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舍音音其坐遷屢舞

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此必

賦也氣和而貌恭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朔也

遷徙而遷徙不定也屢數也僂僂軒舉之狀抑抑慎

密也禮而密謂慎必必媒音媾音也音而悔易秩常也

○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此與下章

○賓既醉止載號反中毛載嘏反女交亂我邊豆屢

舞傲傲反起其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其反叶于側弁之

俄屢舞嗟嗟反素多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醉

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維其令儀叶牛

賦也號呼嘏謹也飲傲傾側之狀郵與尤同

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嗟嗟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

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解錄此章之因密也

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

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

有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下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息

里叶養反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古音二爵不識叶失志矧反矢引敢多又叶夷益夷

賦也監史司止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

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飲酒之時以射謂告由從

也童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音錄毛傳殺識記

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

佐之以史者史又所以佐監也○增則彼醉者所為

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去聲之羞愧也安得從

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也無俾大怠此詩之要也飲

抑抑而有令儀矣懈怠一生心故形情則昏莫之知

而伐德必矣故小宛大夫以壹醉日富為戒而必歸

之意相發也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

從者勿語輯錄輔氏曰此應前章號呼誰吸而云也

語人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

物以恐之也文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輯錄玉

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

已三爵而油油已退陳氏曰西先典反禮度明肅禮

貌言與聞同意氣和悅之貌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

以戒之也此章專陳

教戒之辭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增釋許氏曰傳謂一章

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

酒之失也又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

止則喪敗其威儀四章言飲當止而戒其謹言語

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而戒其謹言語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

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輯

通釋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

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

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

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

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必武公自悔之

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

作當從韓義輯錄通釋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

為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

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一者而已故
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
而言威儀者一詳言可互相備矣武公
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藻有頌符云其首王在在鎬豈反苦在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

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

有頌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增釋許氏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固易韻以反覆其辭然其意亦疑有異此章樂而飲酒樂四方諸侯賓服也下章飲酒而樂樂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中其尾王在在鎬酒樂豈反幾反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多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輔氏曰此詩與鶯鶯相似不

樂飲安居如此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愚謂豈樂非以飲酒為樂也心無私已之累時無四方之虞所謂樂以天下者頌其福而德在其中矣

魚藻三章章四句豈樂樂豈以魚之首尾為次第

其樂蓋無時而不樂矣

采芣采芣筐音之管音之君子來朝音何錫予

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馬叶蒲又何予之

玄衮古本及黼音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

路以賜異姓也輟錄春官中車王五路金路見采芄象路注以象齒為飾王子母弟王之

甥舅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音龍也輟錄衮是龍之

也。黼如斧形刺皮。七亦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

已見九罭篇。三來朱白蒼下同。就成也。以一玉為一

成結之使不相并。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

也。每玉相去一寸。鷩冕故曰鷩冕。華蟲。火宗。彝。畫

於衣。藻。粉。米。黼。黻。繡。於裳。鷩冕。七就前後七

旒。旒。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

毳。冕。衣。也。服。爵。衣。而。戴。冕。也。鷩。冕。五。玉。孤。卿。之。卿。鷩。蔡

氏。曰。孤。特。也。三。少。唯。三。公。布。疏。反。里。冕。三。章。則。衣。粉。米

而裳。黼。黻。也。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戴。冕

夫。同。玄。冕。見。春。官。司。服。與。儀。禮。旁。通。圖。與。集。傳。不。同

當。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表。無。文。服。玄。衣。而。戴

上。言。玄。衮。下。言。黼。則。鷩。冕。錦。皆。在。其。中。矣。凡。衣。皆。玄。色

皆。玄。衣。纁。裳。玄。冕。再。命。之。大。夫。纁。再。就。一。命。之。大。夫

就。一。○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

管盛之。菽葉可為釀羹故采之以為祭祀之用。祭

云可。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此以處物處人各

以。與。物。者。有。道。矣。可。以。處。賢。臣。又。言。今。雖。無。以。予。之

而無其道乎。言此為擬議之端。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

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此於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也

雖然未賜而已有所賜之物矣。猶且反覆擬議。若皆

有以處之。蓋禮有數而意無窮也。故三章至五章此

○臚音沸。檻音胡。臚音才。言采其芹。巨斤君

子來朝言觀其旂。巨斤反。其旂淠淠。匹。鸞

聲。呼。惠。載。駟。君子所屬。叶。居。反。

興也。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音錄正出芹水草可

食音錄。爾雅曰水菜。一名。泔泔動貌。嗶嗶聲也。屆至

也。○感涕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

此以言字其字相呼為興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

之至於是也。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以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彼交匪紿音紿

與天子所予音與樂音洛只音只君子命音命并音并反音反之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幅也。幅音通邪纏於足如今

行滕所以束脛在股下也。諸侯來朝各備其服但自

所以見其餘也鄭氏曰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交交際也。紿紿也。○

言諸侯服此芾備見于天子恭敬齊音齊邀不敬

緩音齊者謹而不放之謂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

福祿也。盛服以自飾小心以上交而得君心所許予

予之蓋必然矣有許予之心斯有錫予之實詩人是以反覆其詞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多見天子之邦

叶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音延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牽箱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辨治也。服

日平平辨治不絕之貌愚謂平平訓辨治辨治訓不

絕則是整齊聯屬而無盡言其多也左氏引此作便

番亦是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循音循○維柞之枝

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

-5 240 35 925" data-label="Text">

福之所聚。此以柞葉之盛興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

之而至此也諸侯之可喜如此寧不以其安定國家之功而備受福祿乎且其左右之臣又

皆協心以來朝有以錫予之又必然矣

沈沈反揚舟音律緝音律維音律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之樂只君子福祿頌尸之優哉游哉亦是矣叶即矣

興也音律緝音律維音律皆繫也言以大索音律維其舟而

繫之也葵葵也揆猶度也音律腕厚矣至也○沈沈揚舟

則必以緝繩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

腕之舟之不定者必繩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

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諸侯之可喜如此寧不深荷天子之知遇

乎且其優游如此無愧作不寧之心有以錫予之又必然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一章迎來二章始至三章入

釋許氏曰首章總言其來朝二二章叙車馬衣備制

服之盛四五章則頌之也一章車馬衣備制

所命者也二章車馬衣備制而天子予之予之

猶言稱許之也既與之則復命之而申其福祿

矣四章言柝之有餘而有枝則其乘蓬蓬然

猶天子之有諸侯也故此可樂之君子則為天

子鎮守邦國之臣而萬福之所同集君既忠其

上則左右之人亦平平相率而從其君矣又言

沈沈揚舟則以緝而緝維之可樂之君子則天

子必揆度而厚其福祿則其若優游於是為至

矣後兩章皆期望以慰其心誘掖以堅其志也

駢駢息營角弓反翩匹然其反叶分矣兄弟婚姻

無胥遠叶於矣

輿也駢駢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

輿角筋膠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

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踈遠近之意。胥相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釋錄陳大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昏姻，類弁曰：兄弟

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

四者只是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如此。母族

三者則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則妻之

父族、母族也。按父族有四者：父、本族、一姑、夫二姊

妹、夫三、女、夫四。而好聲，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駢

與陳氏說不同。

駢角弓。既翻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角弓可反而而兄弟昏姻不可遠。此以嚮背之意相反為興。

○爾之遠同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此章正刺王以

惡德化其下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

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

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已之人而言也。

此下三章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野不讓。羊反。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者，私

已所見非大同道也。輯錄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也。若以責人之心

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敵。此則

方為一而靡然矣。則豈有相怨者哉。况兄弟相怨相讒以取

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已斯亡者，亡而

此

○老馬反為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如食。音宜。鯁。反。

如酌孔取叶音娶

此也。餽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

不知其不勝。平聲任如老馬馱蕭拜反矣。極曰馱，疲而反。自

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

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此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爵不讓

之意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音蜀叶殊遇反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

微，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具本薄，王又好

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施以

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

輯錄通釋曰：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其機蓋如此。不至於

如此矣。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劉執中曰：小人樂於

不善，今王又踈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

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

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

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

○雨于付反，雲灑灑，見覲乃見反，曰音越，韓詩劉

放消莫肯下遺稼反，遺式居婁子力性反，婁驕

比也。灑灑，盛貌。覲，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

止，而王其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貶下遺棄更平

益以長上聲慢也。式居婁驕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

也。慢則讒愈甚矣。此章刺王信

讒以長
惡人也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叶莫反我是用憂

此也浮浮猶漘漘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

也書作髦輯錄箋云髦西夷別名二字同莫侯反言其無禮義而相殘

賊也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首章據理而正言之二章刺王

七章八章又刺王○增釋許氏曰前四章刺不親九族後四章刺好讒佞二章二民字所指微

有不同上民字即兄弟昏姻也下民謂衆民也王既遠其兄弟昏姻則彼亦如是而遠王矣王

以薄德教其下則下民莫不傲傲皆各遠其兄弟昏姻矣然民之上智不可移故兄弟之令善

者不變其質之不善者則又習於不善而交相為病矣四章謂民之不善也各特其一偏以相

怨每不能存恕自反專以怨為已任為之而不疑若剛斷之受爵而不加謙讓怨人者人亦

之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至於亡身也五章言

謗人顛倒是非固無所顧忌而王聽之無厭

恐不言猶如食食之必宜於飽如酌之其取其多則謗者計行而愈有以增益其勢故下章有

教孫塗附之說也式居婁驕者謂用此以居之則婁生其驕慢耳婁驕之辭氣猶論語言屢增也

有苑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

有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此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

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

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

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

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

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

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

反為所辱也史記魯連傳周烈王時齊威王率天下諸侯朝周是時王室貧且微諸侯莫朝

而齊獨朝之歲餘烈王崩齊侯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斷之

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鬱陰之木可懸暴虐之主難親

則反其意以為興也

○有莞者柳不尚惕欺例焉上帝其蹈見無自察

例界反叶馬戰國策子例反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馬制反

比也惕息察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傳音于天叶鉄彼人之心于何

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傳臻也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

○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

於何所極乎鳥飛有所止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言

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

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曷予靖之正以答

苑柳三章章六句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終則慮其

貪發無厭而加禍於我也

桑扈之什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四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五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音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如色溫

類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

都邑之盛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人物儀容之美輔錄

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彼都人士臺臺七活反緇撮七活反彼君子直留

直如髮叶方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

賦也臺天音須也緇撮緇氏曰或草緇撮緇布冠也

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輯錄王氏曰臺笠緇撮君子

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網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

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網直言其多而不曲局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

云如字當作其字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

不見兮我心死音結。叶韻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

為姑其入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

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輯錄疏云尹

也姑與周室為昏姻也世貴舊姓昏連王室家風不替故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

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輯錄王王導族謝謝安族王有太原琅琊二宗

為臺山東顯族士門崔死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彼君子女卷音髮如

蠶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

然以為飾也蠶音螫音尾末捷音然音舉也似髮

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

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獲我不

見兮云何盱音矣

賦也獲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

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

有餘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一章專以男子言二章以後兼男子婦人言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

薄言歸沐也兩手曰掬局卷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

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思念之深不

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

其君子之還也不盈一掬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

也婦人夫不在不為容飾髮久不盥則曲局不舒展無幾其夫之歸而沐之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音占叶

賦也藍染皂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

五日為期夫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

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

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韞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

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韞錄輔

而韞弓釣而綸繩本非婦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

言其如此以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之俱是雖夫婦之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鱻音教維魴及鱻薄言觀者

叶掌
與反

賦也於其鈞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

也釋錄孔疏上章兼有符此備言鈞也者因上章鈞文在下接而申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一章及期而將歸二章過期而不歸三章四章言歸則與之偕

行偕止也預言之也

芄芄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

勞力報反之

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

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

言芄芄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

能勞之也此因所見而取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

○我任我軍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

歸哉叶將黎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輯錄疏謂器輦人輓音車也牛所

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以此下

之當是作於功畢還歸之日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

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輯錄春秋定公四年角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

州信陽軍輯錄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

烈烈威武貌征行也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告成。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管謝邑相去

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

安也。當時宣王以徹甲伯土田為命。故云然。輶歸謝

畢則泉流清矣。

黍苗五章章四句首章歸德於召公二章三章則城邑既成而徒役可歸也四章

歸功於召公五章則主田既治而王心可安也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韓愈許氏曰

蓋申伯誠有功於天下而封之誠當矣故民雖

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章既喜謝邑之

平治頌召伯之成功而歸重於王心之寧志已

之情太平之氣象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反又多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

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

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

莪相類。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然所謂君子則不知

其何所指矣。變雅中之君子必非在朝有位之人然

者此則不可知也或曰比也。下章放此。以隰桑之阿難比君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鳥酷反叶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以上二章言見君子而其心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興也。幽，黑色也。

桑極茂則綠深而似黑。膠固也。孔膠

言其德音之孚於人者無間也。此章見其可樂之實。下章之誠愛亦本於此耳。此章以可喜之物興可

喜之人比上二章小異

○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興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

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

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輯錄七

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此。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注曰：懼其

也。清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

也。此章極言既見之樂

隰桑四章章四句

喜年之意反覆道之。增釋

何樂三章德音孔膠四章中

白華音芬。白茅求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漚於候反。為管，輯錄孔疏漚之

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

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管，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

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宜相得而反

也。輯錄采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第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

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特

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
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管茅也澤恩

宜降而不降
可怨者也

○漉反符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漉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輯錄易皮休反碩

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

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

而念之也思澤通而不通

○樵祖焦彼桑新反五印反烘反于反煤反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新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煤無益

之甕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輯錄疏無釜之甕其也

止以然火照物○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此

猶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當以貴處我反以賤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慄慄七到視我邁邁

比也慄慄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聲聞于

外矣增釋金履詳曰宮中鼓鐘聲必外念子慄慄而

反視我邁邁何哉情宜相通而不通

○有鷺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鷺禿鷺也輯錄坤雅曰鷺性貪惡俗呼禿鷺一

善與人鬪好啗蛇梁魚梁也○蘇氏曰鷺鶴皆以魚

為食然鶴之於鷺清濁則有間去矣今鷺在梁而鶴

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鷺而棄鶴也。宜可怨又可想也。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輯錄通釋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

右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匹偶乖婬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鷺鷥之

不如矣。宜有常性乃尔，無常可怨者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

都禮反叶，喬移反。

比也。扁，卑貌，俾使疢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

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足以之子

之遠而俾我疢也。以貴從賤則貴者亦

白華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及五章七章疑當作興而集傳例以為比更詳之

白華綠衣同一怨也。綠衣能思古人以自處，白華則未有聞也。誠使處之有道，寧不能已。申侯

之亂乎？然其專一之心，則可取。是以夫子錄之，增釋許氏曰：全篇比體而四六八章正比，餘

皆反比。一章言物必相須為用，今王不然而棄我，二章言天澤必溥及微物，今王乃不圖其大

者，三章言小水潤澤尚能浸灌，稻田有用之美，物王之尊大反不能施澤於所當施，四章言物

之貴者用之輕位之尊者降而賤，五章言有感則必有應，今念者固至而不見，答六章言近惡

而遠，美七章言物皆常而王心無常，八章言棄於卑者身亦自卑也。

絲蠻黃鳥止于立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

於鶴反。

之食，音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絲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

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絲蠻之黃

鳥此微賤之比也自言止于立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此勞苦之云也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

後車以載之者乎此則思有所托之意也。增釋吳師道曰大學引而云於止知其所以說此詩蓋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謂綿蠻之黃鳥則止于立阿得其所當止之地矣我之道遠勞甚未知所以止當是時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而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此則與

也下章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即承上章道遠勞甚而言不能前不能極即未知所止之意

○繇蠻黃鳥止于立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比也隅角輯錄朱子曰古憚畏也趨疾行也隅岑鬱之處

○繇蠻黃鳥止于立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此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繇蠻三章章八句感慨期望之意及覆道之

幡幡乎頌反瓠葉采之亨叶鋪反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

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斯首炮它故反之燔音煩叶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虛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上聲魚以尾也毛曰炮合

之也毛而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矣音隻叶之君子有酒酌言酢

之也音畧反

才略之

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兕斯首燔之炮疾叶蒲之君子有酒酌言釀市周之

賦也釀導飲也音釀朱子曰主人酌以酢賓曰獻賓
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

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

瓠葉四章章四句音之之云總言之也獻酢酬則

而意厚音輯錄陳定守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
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爾燕飲之詩有

盛言其豐者魚鼈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漸漸並士御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

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矣高反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窮

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

也音輯錄歐陽氏曰漸漸高石悠遠山
也音序其所經歷險阻遠道之勞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

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

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音即沱

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河矣反

賦也躡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

畢將雨之驗也音輯錄埤雅豕喜雨胡庭芳
○張子曰

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

去水濯其足故白水患之多可知矣。輯錄此與上文將此言

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輯錄嚴氏

塗常時雖白滿者亦汗今群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亭潦多故也亭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矣不遑

它事惟雨是憂耳。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一章則起矣在道而無休

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沾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茗條之華音花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茗陵茗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

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輯錄黃之盛也○詩人自以

身逢周室之衰如茗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

○言其心之憂傷也

○茗之華其葉有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反

此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祥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囂音柳人可食鮮息

反可以飽叶補

賦也祥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囂苟也囂

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

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見國勢不可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

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
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
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叶胡反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哀我
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
時而不得歸夫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

民哉首章則悲國之多事此章則怨已之無家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反哀我征夫朝夕
不暇叶後反

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備之
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上章則怨其上不以人備已此及下章則怨其上以禽獸而待已

○有芘薄工反者狐與車叶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

行彼周道

興也芘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周禮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芘然性在草莽中其性宜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在草莽中其性宜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在草莽中其性宜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消耗人民不

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見使役之繁數民之勞苦上之人視人如禽獸人事極矣至是無可為者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謂自苑柳至此其詩多以風體雅降為國風

其漸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二章二百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六

○朱子集傳

後學番易朱

八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大雅三

說見小雅

輯錄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熊去非曰文王大明綿

皆天子諸侯會朝之樂皇矣追述太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同意早獲有王贊享祀神勞等語或

亦受鑿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大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

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絃操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樂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

朝廷今皆不可知餘見小雅疏義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為昭于天叶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叶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謂之旁

甚切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

一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一篇之大旨輯錄通釋

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

也周家代商始以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

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

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于有餘年而其受天命

則自今始也今即文王子孫之今日也或謂此為文

王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沒而其

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王

子孫之今日矣大抵文王有德而為天人所歸是

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見文

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見文

此今字為文王時乎增釋許氏曰自后稷始封至

三年滅商一千九百一十三年武王即位一千九百一十

一年百五十六年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

文王之德充塞宇宙貫澈古今不以生死而有周雖

間故其神之昭於彼者即其德之顯於此者也周雖

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為昭于天叶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叶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謂之旁

甚切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

一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一篇之大旨輯錄通釋

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

也周家代商始以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

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

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于有餘年而其受天命

則自今始也今即文王子孫之今日也或謂此為文

王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沒而其

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王

子孫之今日矣大抵文王有德而為天人所歸是

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見文

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見文

此今字為文王時乎增釋許氏曰自后稷始封至

三年滅商一千九百一十三年武王即位一千九百一十

一年百五十六年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

文王之德充塞宇宙貫澈古今不以生死而有周雖

間故其神之昭於彼者即其德之顯於此者也周雖

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時者方應其期之謂天

王與天為一故成王得以君有乎天下但帝字比天
字為親切切左字比上字為親切切降字比昭字為
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譬春秋傳天王
暘之故反覆申明必至於此乃止也

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

然也昭公七年追錫衛襄公策命之詞輯錄鮮頤曰

昭之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

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

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

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

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其

德之在人者然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此其神之

在天者然也文王生而其德之昭著既足以膺天命

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及

其以德而受命文王與天猶二也及其昭明而在天

則文王與天一矣惟其神之昭于天也故周之命

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非文王一人之命也

○重疊音尾文王令聞不巳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賦也重疊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

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輯錄疏適警本○文王

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

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重疊者前日文

著於前日而又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

及於今日也

意慮然見於言外矣

○重疊音尾文王令聞不巳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賦也重疊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

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輯錄疏適警本○文王

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

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重疊者前日文

著於前日而又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

及於今日也

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

庶百世為諸侯

而及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與周匹休

焉文王盛德之著不以今昔而有間則天之福其後

者不亦不以子孫臣子而有間也輯錄彭氏曰

錄百世之壯者世祿不巳之效驗也解頤曰

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

錄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

而巳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

國克生維周之楨音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勉敬者勉於敬也思語辭皇

美楨榦也輯錄朱子曰餘者版築之楨榦今人築榦

直曰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承上章末句意

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

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多士即今日傳

之國亦今日文王子孫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

輯錄解頤曰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

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

王亦賴以為安矣輯錄嚴氏曰播時餘而立國時人

而立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文王得

自王國克生一句生義。傳世之顯即謀猷勉敬而

可見謀猷勉敬是以能為周之楨榦而文王賴之

安也美哉多士生此王國可謂盛矣然非王國克生

何以能致是哉謂之克生則所謂盛矣然非王國克生

道故群臣之德傳及子孫而世之顯也如此人徒見

其傳世之顯而不知夫王國克生之顯也如此人徒見

章之意而推本之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古雅

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

者有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

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緝錄嚴氏曰服事也用也故

其職○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盛德氣

象言敬則指言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

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亦不已自有不能已爾此

聖德之極致亦聖學之極功凡其所以昭于天聞於

人者皆由不已其敬而致然爾故此一句為此詩之

紐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

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

今皆維服于周矣此詩事或成王所謂福者皆以今

謂其命維新為文王時者益見其不然矣○緝錄

氏曰此章蓋推原周之代商由於文王故以為文王

能有之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將于京叶居

厥作裸將常服音甫王况甫之蓋才刃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曲禮下註云

其命數與天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列國卿大夫

也裸灌也奉持而進之於神也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也京周之京師也

日冕日冕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

家統承先王奉其先王之祭祀也禮樂也輯錄蔡氏曰賓以客禮遇之也熊志

非曰此見周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

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蓋臣即

厥緒翼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

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

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

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

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襄公四年註曰告僕

命固為可喜而天命非常又不可畏也然則觀諸殷士

而知彼所以失天下之故可不思念文王而知我所

以得天下之故哉所以承上章劉向曰孔子論詩至

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

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殷不以善傳於後嗣是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此劉向釋之之詞

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但有不能堪者蓋

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

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

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

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于筆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

殷之未喪息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此詩凡八言

皆以天理言餘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

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

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脩厥德者無他其

敬無間斷亦可至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

於文王之緝熙矣而得矣亦如文王之緝熙敬止又言殷未失天下之

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此指殷之六七今其子孫

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

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國之得

命而天命之去留在人心故又引大學傳以廣之

脩德如文王則福自至不脩德如殷紂則天命必去

而起下章之虞殷也

○命之不易無道爾躬叶姑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儀刑文王萬邦作叶房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

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

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善譽

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

欲其如文王之不已也折斷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

之於天也折斷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在脩德脩德在

持敬持敬不已則合乎天而得子思子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

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

者可得而言矣天道不已以其純乎理也文王緝熙

然不已也所謂與天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首章之

意是文

王即天此章之意是法文王即所以法乎天此篇首
尾皆是文王與天為一。但愈言之而意愈深耳。上
章念祖脩德配命三句。此章儀刑文王一句。周公切
勿戒成王之用功者在此。而巳。輯錄通釋曰。天高在
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
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上帝所居。即文王所居也。何
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
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
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
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
王一而巳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仲夏以為周公

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語錄云。文王詩直是

發出許多義理。○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

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

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

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

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

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

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

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

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

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

矣。除者交接之義也。天命之得失。係君德之盛衰。見興亡之理。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

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

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

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兩君相見者朝也

國之諸侯也見魯語特舉其一端而言耳兩君相見者朝也

輯錄通釋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

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為

對三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

羣臣後嗣為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法文王

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

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後

叶之音律以為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此告

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

然此

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

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

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輯

通釋曰四章所謂熙者光明也即所以昭明于

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不已其

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巳其聞焉

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

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

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文王之

乎敬法文王者當從事於持敬此詩七章四

章以前言所以得天下之故五章以後言所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天難忱市林斯不易反以

維王天位殷適音使不挾子變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

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音

祥曰挾如挾泰山之○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

挾謂提挾而有山也

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

赫赫之命此兩句一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有明明之

赫之命是此理貫徹天人無間彼此有德則天命歸

之無德則不能保其所有之命命之所在不可恃也

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

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先言

如此乃以殷紂之事實之見已然而明鑑也輯錄呂

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

家有加而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我者培之傾者

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嚴氏曰首章專述天命喪殷

事之

○摯音至仲氏任音至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于

京叶居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大音大任有身叶戶

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言也

也輯錄自周而言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

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媯音媯洵音洵嬪于虞

也輯錄堯典蔡氏傳曰釐理降下也媯水名水北曰

也洵蓋舜所居之地言堯治裝下嫁二女子于媯水之

北使為舜婦于王季文王父也維德之行言凡所身

懷孕也輯錄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將言文王之

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

矣以王之大任配王季而大任皆維德之行天故為生文

王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此一句

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

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性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

穆而及姜源此言文王而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

大姒皆是也其意深矣嚴氏曰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華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

之德於此為盛昭明終日乾乾對越上帝謂也懷來回邪

也敬以直內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厥德不回亦是

敬天與之人與之皆聖敬之效驗也但以人事天則

以小心翼翼言以上臨下則以敬德不回言翼翼

不回德也懷多福受方國皆赫赫之命使然爾輯錄

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以與也小心恭敬明

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德來多福蓋其

德不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解頤曰敬者德

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

人心合故以之奉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獎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

洽音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

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

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昭實在於

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初年猶曰壯盛之年也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

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天以大

王為配此赫赫之命也而所以得此者以上章翼翼

不問之德致之也下兩章亦承此意輯錄嚴氏曰四章述天生太妙以配文王也

○大邦有子倪牽通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磬也。孔氏曰：如今

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大妙之德合乎天，文禮祥

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

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

浮橋也。傳曰：乘船危，就橋安。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

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孫炎曰：連四船曰維舟，併兩

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

也。不顯顯也。豈不顯然其有光也。韜錄嚴氏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良反。纘，子管女維

莘，所中長反。丁丈。子維行，叶戶反。篤，生武王保右。音命爾

變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妙也。行嫁，篤厚也。

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輯錄鏡雙峯曰：文王生

王後，文王二十一年生是商。右助，變和也。○言天既命

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

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

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故與之以有德

之大妙，有有德之文王，大妙故與之，以有德之武王。

故保佑命之使順天心，以伐紂，皆赫赫在上者為之

也。解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變伐。此章述

之婦，故謂之纘。言文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

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

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變。言其無慙德也。

○殺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上

帝臨女音改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見武成矢陳也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

章言武王伐紂之時此下二章所以盡變紂眾會集

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

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

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

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眾

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武王率師上帝臨之所

錄輔氏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王

其實則是設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

警師曰安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知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

同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眾寡之不足疑矣嚴氏曰

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音元彭彭叶鋪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

貌駟馬白腹曰騶輶陸佃曰言上周而下殷也彭

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

王彘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

傳

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明輔氏曰王肅云不崇朝而殺紂天下方大清

猶有如陰陽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

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禮車之煌煌而已彭彭而

牙戰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翻駟之彭彭而

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

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

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

為衆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載

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以有德

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所以終首章之意也以有德

城德之商天命不佑彼而佑我則達于上下去就無

常可見矣觀周之所以興商之所以不挾四方者如

此則成王之心揚然知所戒矣歸嚴氏曰八章終

上章伐紂之事也陳定字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

言之也篇末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然

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然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武此詩推原

季大任始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

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

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

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

之意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

有文王大妣則有大任大妣有王季大任則有文王

公以為臣蓋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始

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非苟然也增

言文王大數之德以及武王大任之德以及文王

而又有將帥之賢師衆之盛至于天命之保佑

昭事之聿懷天之賢聖人又相與為一蓋無一

容不盡其道詩人形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

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見魯說

見上篇

繇繇瓜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七音古公亶

都但反父音南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戶反未有家室

比也繇繇不純貌天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

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

也沮漆二水名在鹵地自土沮漆自沮漆之土也語倒如此古公號也

一亩夏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為陶窰窰也輯錄

孔疏陶瓦器窰也蓋以陶之故謂之陶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

穴之通名也輯錄爾雅室與官互名也鹵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

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

周以闡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一篇此

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

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

而後大也厥初生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在鹵公時

出繇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啓

土之由也稷封於郃而不窰窰去則有郃廢而周無

民矣漆沮之鹵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夾皇邇過

雖云已有宮室但穴處乃鹵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

室家何怪哉涼詩意主言太王肇基玉迹文王克成

厥勳以二王始終之者見在鹵而小遷岐而大耳輯

錄王氏曰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為民之初生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補叶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

下叶後反爰及姜女聿來齊齊字

賦也朝阜也走馬避狄難聲也輯錄疏云古公避狄

馬去其率循也。澗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

也。韋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姜女大王妃

也。相去聲相者。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乃屬。屬音其者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

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朱子引此以明大王遷岐

歸朱子曰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

士地木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也。邑作邑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張南軒曰

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

而強之徙也。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

民心自不廉釋乎大王蓋戴其仁有素矣。

○周原音武董茶如飴音移爰始爰謀音謀

契音計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音津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臙臙肥美貌。董

烏頭也。茶苦菜。蓼屬也。飴徐盈也。軒錄本草曰烏

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

也。儀禮所謂楚燂是也。楚刑木也。楚燂然楚木以為

註云周禮董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是楚燂與或曰

契為一皆謂鑽龜之刑。燂存罔反許音士敷反或曰

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輯錄前漢書註曰契刻也

契。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其若者亦其

耳。尤於是大王始與龜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

而卜之。輯錄嚴氏曰爰始謀及乃心也。爰謀既得吉

光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地和如此又

而後定居焉致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輯錄王氏曰

臣民以土功之時也曰時則命其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迺疆迺理迺官迺畝叶

彼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

賦也慰安上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

理謂別其條理也註見信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

溝洫也常以掌溝洫為是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

自西水澍而徂東也輯錄疏云疆在周原西北而經

言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慰止左右所以安之也

田里之始也周爰執事則又不特此而巳凡經

凡為者無不盡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其繩則直繩

色六版以載叶節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行設之事輯錄曹氏曰

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繩所以為直凡

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輯錄

日入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

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

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

馬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

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輯錄

輯錄解頤曰此司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

徒命徒役之事

次居室為後輯錄毛傳本翼翼嚴正也太王遷岐與

事大梁同公劉相土以山川太王相土以生物公劉之止基其民即大王慰止左右也公劉之廼理其民即太王疆理宣畝也但彼則處廬旅言言語語其規模小此篇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特世有先後土也有賈狹故不同耳

抹音俱之陲陲反耳升度待洛反之薨薨築之登登削

隻馮馮扶米反百堵丁古反比音比與與音臯鼓弗勝音升

賦也抹盛土於器也陲陲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

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隻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

墻堅聲輯錄劉執中曰謂墻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五版為堵其高五版

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藝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

輯錄地官鼓人朱氏註曰藝緩也以役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又通作臯弗勝者言其

樂功鼓不能止也此與無民子來同意

○廼立臯門臯門有伉苦浪反叶廼立應門應門

將將七羊反廼立冢土我醜攸行叶戶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

門將將嚴正也輯錄考索云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應當也禮記疏謂南嚮當朝正

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

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

音泰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輯錄

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也戎

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

宜沮漆之龜一持也走馬至岐一時也未幾而垣墉成宮室與宗廟門社無不備氣象一變如此周家興起

之勢不可過昆夷駝豕有其兆矣輯錄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柞音夷駝

子名柞音或反或枝音或反矣行道充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駝

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責反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

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樂也枝長葉成叢生有

刺柞白柞音續也小木亦叢生者刺輯錄爾雅註曰叢

紫亦可啖詩既柞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

白被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輻又可知為矛戟於今人謂

之白柞或曰白柞二說未知按捷技而上不拳曲蒙

密也充通也始通道於柞柞之間也駝突喙息也輯錄

呂與叔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言大一工雖不能殄絕混夷

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

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輯錄輔氏曰自脩者

有其實則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

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接道通昆

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

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木接道通實太王作舜

特加盛耳故皇矣之時又以斯按斯允為太王時也

輯錄呂東萊曰此章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

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增釋吳師道曰孟子

大王避狄太王事德鬻集註所謂狄人即德鬻也此

詩肆不殄厥愠傳謂昆夷則為大王患者德鬻昆夷

也思齊肆戎疾不殄傳昆夷獨狄之屬則為文王患

者昆夷獨狄也獨岐迫近夷狄蓋非一種矣

○虞芮丙如說反質厥成文王蹶君衛反厥生叶桑反予

曰有疏附

叶上

予曰有先

息焉

後

胡豆反

予

曰有奔奏

與走通

予曰有禦侮

宗五反

賦也虞芮二國名實正成平也

韓錄嚴氏曰曲直傳得其平則無爭也

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韓錄熊氏曰畔謂田之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耕墾

皆不及發路如少

入其邑男女異路

韓錄疏邑謂城中如王制云道

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斑白不提挈

韓錄疏年老其髮曰黑雜

提挈有少

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

增釋許

者代之也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

小人不可以覆君子之境

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毛傳之說見於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曰以此觀之

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德至矣

熊氏曰彼文王之化自然興起而歸附之三分天下

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之年

亦以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

此款

間原焉

二則虞芮之所讓也

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

也生猶起也

親上曰疏附

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

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

而然輔氏曰四臣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

所界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此文王德人之盛如

道之詞意之詳不期而然矣上篇終之以

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

縣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鹵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

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

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輔氏曰以上三篇

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上及王

季下及武王之德縣則又及太王之德蓋歷述

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任大責重不可

不謹戒而保好之也愚謂周家世有哲人其作

則垂憲者備矣周公未嘗事古先聖王以為

所以戒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武王則曰

王季蓋祖宗之所行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伊尹之

於成王也其成湯之事

不以訓其意亦猶此數

辟音壁王左右趣叶此之

興也音興芄芄木盛貌撲叢生也音撲根枝迫逐音逐相附著

直畧也音畧積也音積待其乾而用之音待濟濟容貌之美也

如此聖人之德容也醉而益肯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芄芄撲撲則新之類之

芄芄音薄紅撲音薄新音新之類音類醕音醕之濟濟音子禮

辟音壁王左右趣叶此之

興也音興芄芄木盛貌撲叢生也音撲根枝迫逐音逐相附著

直畧也音畧積也音積待其乾而用之音待濟濟容貌之美也

如此聖人之德容也醉而益肯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芄芄撲撲則新之類之

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此皆極盛之所致者蓋

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此此言左右之人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義玉也髦士攸宜叶牛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

裸以璋瓚璋圭也璋者為柄輯錄疏曰祭統云君

功行裸事非獨一人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

向之意圭首歸一人圭中分為二璋奉於王前則其中

我義盛壯也髦俊也宜辨也左右俊髦固有趨向之意

儀容俊偉以奉其璋此人心此器相稱也此承上章言祭祀之時人心歸向之也

○渚四世彼涇舟烝徒楫音接叶之周王于

邁六師及之與也渚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權于往邁行也六師

六軍也輯錄梁氏曰文王未嘗為天子六師之說

耳○言渚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

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取

自然皆體之意無不楫之皆然也以興衆歸其德不

令而從自然也烝徒楫之則亦有此意○此言征伐

之時人心歸向之也輯錄解順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

征伐之趣向日也

○倬陵角彼雲漢為章于天叶鉄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

天此必雲漢之長與周王之壽章文章也日月星辰

言壽考壽考則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奮然而有為矣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如此○輔氏曰

此章言人心所以歸向文王之故俾彼雲漢則為章
于天矣周王壽考而何不作人乎作人非一朝一夕
所能為必積久而可致也愚謂雲漢以其俾然而長故
能為章於天蓋以盛大悠久之功用為漸而能作人也
曰然矣此章蓋以盛大悠久之功用為漸而能作人也
鼓舞振動之鳥能自奮而有成哉陳
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對球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球以金為質則雕之相質

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而

率之使之皆有所係謂之網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
屬謂之紀皆足聯比之意而網則無所遺紀則無所

紊○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天下之政治

金琢玉者則致其華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

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為之相質勉勉我王則所以

網紀乎四方者至矣天下之為治者勉而又勉勉

矣○此以用心至極為興蓋追琢金玉是貴重乎也

不用心致美之極勉勉不也是勸勞於事而用心致

治之極故取以起興如此則集傳至矣之云可見○

前稱濟濟辟王此稱勉勉我王濟濟以貌言德之見

於外也勉勉以心言德之存於中也釋錄許氏曰竊

謂卒章為有義之興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

外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實金玉也表

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哉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網

紀四方也今兼存之

械撲五章章四句此亦以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

此意皆是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
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五章之序首以左右言次以六師言至作人
則盡乎人矣人心所以歸之之故於此見矣

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

周公也。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豈弟。旱山名。地理志。漢中。麓山足也。榛似栗而

小。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樂者和樂

易也。和樂而平易必純乎天理。乃能然。周公以稱文

王。即其所固有者。贊之也。召康公以戒成王。以其所

當有者。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

旱山之麓。則榛。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

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

子云爾。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早

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

補氏曰。言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優柔寬裕。盡

理而已。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歌之。則若見

其以豈弟之道。干祿而所以干祿者。有道爾。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

興也。瑟。續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而朱其中也。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

圭瓚。瓚。盛也。酒以黃金為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漢

禮。瓚。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

勺。為槃以承之。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黃流。鬱鬯也。釀

秬黍為酒。藥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

裸之也。○輯錄。疏云。草名。鬱金。則黃如。攸。所降下也。○

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

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

於无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
此物類相從之意而必必然之理為興

○鳶叶飛戾天叶魚躍于淵叶豈弟君
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鵠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
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此可以見言
故：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

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為
魚必躍淵，豈弟君子必作人，亦取必然之理以為

○清酒既載，以介景福。叶駢叶牡既備，以享以
然此章不言福，下章不言豈弟，第二章之意正相足

祀叶以介景福。叶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

祭必受福也。德有以及乎人，斯有以感乎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瑟，茂密貌。神矣。故其受福之必然如此
或曰：燎，燎除其旁，章使木茂也。

○苴芻芻芻，萬叶施叶于條枚。叶豈弟君
此皆極盛之所致者。或曰：燎，燎除其旁，章使木茂也。

子求福不回。力軌
必必然之理為興。此皆皆有裁者培之之意，亦必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舊盛則自施于條故德盛則自享乎福

邪要來而得之哉以足首章干

早麓六章章四句

輔氏曰歸之早麓言文王有德而福歸

之也愚謂早麓首末兩章見其自然受福二章

至五章見其必然受福○增釋許氏曰此詩五

章有豈弟君子一語者皆興生一章無此語者

為賦其意則在各章末句相次為義一章君子

思齊

則皆反大音任文王之母

莫後思媚美記周

姜京室之婦

房九反

大同妙嗣徽音則百斯男

叶尼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嬀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

周也大妙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

多也

春秋傳云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

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

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

而稱其為周室之婦

輯錄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

盡婦道者大任也至於大妙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

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

深也原其質之所稟則曰聖究其德之所成則曰賢

爾○言其所從來者如此文王之德有由然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

牙嫁反

于家邦

叶卜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

輯錄張子曰未恫痛

也痛之義與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

也與一國之人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人相接治國

同○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敬之無怨恫者無怨恫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通釋

曰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亦嘗謂即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

意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孔子孟子之言皆

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此則通釋之也○孝

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此言其德之所施者如此輯錄

而人周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治人

○離離於在宮廟廟在廟廟不顯亦臨無

葉音林叶音

賦也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

也射與數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

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

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

是射而後守之主亦臨亦保言若幽隱而或慢之待

地而然根於中者無時不然其表裏之俱盛如此

離離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

所以為然亦不已之實也

○肆我疾不殄烈假古雖不瑕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

及昆夷後狝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輯錄過失也

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前聞也。式

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

而光大亦無玷缺。光大者德見於外有光輝而又盛

謂光且大乎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

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

天合是也。性與天合主亦式亦入言輔氏曰不聞亦

勉從容中道也愚謂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

而能不揀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此言

德也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

疾不殄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必也烈假不

殺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盡也不聞亦式其

知生知不思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謬也不諫亦入

其行安行不勉而中故質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

為性與天合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音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造訓為猶

第謹信兩掃應對進退之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

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三章和

正言文王之德四章憂困而亨故一時人材皆得其

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

即指成人小子言。聖人德

盛如此天下函味於教化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則
所以譽髦之者至矣然不易致也必久於其道而後
化或彼下作不輒者其能與於斯乎此章言德之成
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
焉文王之無教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王氏曰
初言大則化或乎天下也終言
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增釋許氏曰首章專主於

大任而言謂大任有齊莊之德故能生文王其德之本則上繼於大姜其德之化則下及於大
似此西句因及大任之德之本效以若其所以
成文王之聖也二章言文王事神接人各得其
道三章言存諸身者純亦不已四章言見
諸事者性與天合卒章言作成人材之盛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

上帝耆貞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

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

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致猶取也言

之所取也輯錄程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輯錄

子曰毛氏武傳云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

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

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

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

之政既不得矣桀紂之政皆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

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

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人知大

遷岐而不知天欲以此與周也故推本天意而言其
故輯錄鮮頤曰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

末民之
安定也

○作之屏反之其蓄莊持其翳一計脩之平之其灌

其柵音例啓之辟婢亦之其裡丑貞其据羗居反吐攘之

剔它歷之其槩鳥劍其柘章夜反叶帝遷明德古患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上聲之也蓄木立死者也翳自斃

者也死而仆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

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列行音抗生者也啓

辟芟除也裡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輯錄爾雅註

莖小楊陸氏曰生水傍皮正据橫音匱也腫節似扶老

可為杖者也輯錄陸氏曰節中腫似扶老即今攘也

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上聲也槩山桑也與柘皆美

材可為弓榦又可蚕也輔氏曰菑翳則因其死斃而

脩治之裡据凡木則芟除之槩柘美材則明德謂明

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

載路謂蒲路而去所謂混夷駮矣者也配賢妃也謂

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此章發上章蓋

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

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

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

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大王之治岐

居其地而外侮除又配以賢妃而使受此定命也

天意於是確然矣輯錄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

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
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

○帝省息井其山柞棫斯拔蒲目松柏斯允徒

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伯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

則友叶利則友其兄叶虛則篤其慶叶祛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息喪反奄有四方

賦也拔允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此

上章作屏脩平啓辟攘剔言緜以為文王事此以為

大王事蓋斯拔斯允是方然之時拔矣允矣則其如

此者久矣詩人之詞自有間也○增釋許氏曰允字

不一也今傳於緜吐外反訓通以拔允為木拔道通

於皇矣則徒外反亦以拔允為木拔道通是音異義

同也按之毛詁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

俱當作吐外反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

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

心非勉強上聲也輯錄嚴氏曰李氏云孝弟之順豈可

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善兄弟曰友兄謂

於良知良能豈非人心而然哉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

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

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

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

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

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大伯王季皆足以當其國

讓而王季宜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

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理當受讓而受之乃因其心之自然未

而非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
友矣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
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
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

四方也天以大王善於治故祿之以賢嗣君嗣

季之興起一者本於父之功二者由於已之德此章

又發上章末句之意輯解曰主業之成雖在於

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

之日太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

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

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功武王之志非武王之

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志非武王之

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為其慶也

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贊頌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王如字或此

大邦克順克比必理比于文王其德靡

叶虎叶獎既受帝祉音施于孫子叶獎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

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非

以事理言善惡以人品言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

其實不僭故入以為慶刑不濫故入以為威也克長

也克君順慈和徧服也慈愛和柔比上下相親也此

大邦猶言君此大國爾王季未嘗比于至于也悔遺

恨也輯錄嚴氏曰人有過則悔恨靡悔○言上帝制

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天使其心明知審又清

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清靜則不淆亂亦是以

王季之德能此六者心有權度德無至於文王而其

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天厚王季而其德亦盛矣文王繼之又以長盛之德

受極盛之福王季得文王以為子則其積累之功益

著矣此章正言王季。大王則受命既固王季則受

祿無衰而文王則又相繼以受帝社周家之福非一

矣日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頤無然歆羨錢面誕

先登于岸叶魚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下侵阮

魚究祖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曉爰整其旅以按音

祖旅以篤于周祜叶五以對于天下叶後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

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無然禁止之詞聖人不待禁

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

愛慕也增釋金履祥曰畔援兩字相反歆羨只是一

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家須氏也姑

其入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祖徃也其

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輯錄寧州涇州即

涇州並其旅周師也按遏也祖旅密師之徃共者也

隸陝西輯錄通釋曰二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

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衆人溺於人

當取欲所不當欲論胥於惡而已日文王無是二者

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七到道之極至文王絕無人

理中征伐之事理當伐則伐之輯錄彭氏曰無畔援則

至善無以加所謂登于岸也

中正而不弱於私無欲羨則剛大蓋天實命之而非

而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

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有禮曰敢距大邦不知

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誅也則赫怒整兵而往過其

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

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文王以天之心為心如此此文王

征伐之始也此下四章又發上章

○依其在京叶居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度待洛其鮮息淡

原君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文王駐兵於

鎮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通釋曰按春秋書法借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

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

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

我也輯錄輔氏曰詞直理正威靈氣嚴莫於是相其

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以下即上章以篤周枯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

崇而言通釋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

邑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

在京兆府咸陽縣輯錄即今西安府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反丁丈

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

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接音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

明德也帝遷明德大王也其德克明王季也子懷明

有淺深則聖以猶與也夏華未詳增釋金履祥曰不

賢所以別也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華凡事不自高不自大

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

智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諸侯之國為兄

弟亦未嘗爾王一驗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

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

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音縣

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

囚西伯於羗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羗女奇物善

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

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言上帝眷念文王上章帝謂文王是設為上帝

設為上帝愛念而稱美之詞也語意不同如此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反

著其形迹夏可訓大華可訓變朱子以不大聲色不

庸不顯為恭之妙也輯錄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爾

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

故又命之以伐崇也詢問罪也呂氏曰此言文王

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既有渾然之德又順自然之

故又命之以伐崇也詢問罪也呂氏曰此言文王

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德不形以不大聲

長夏華言呂氏以長夏華為長諸夏華命雖與兵以

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有謂文王之語是為

伐密伐崇張本文王伐密非有欲心所以行之者乃

事理之至極也其代崇也非欲張其聲威氣發所以

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

王奉天不已之心乎輯錄嚴氏曰崇侯諧文王而文

王伐之疑於報私然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

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

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

非私怨所同者非私合也

○臨衝閑閑叶胡崇墉言言執訊音連連攸音或音古

反安安叶於是類是禡音馬是致是附音上四

方以無悔臨衝弗弗音弗崇墉乞乞音乞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音孟四方以無拂音分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音續狀音或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以其無聞也

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

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

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第第

強盛貌乞乞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

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去聲伐之因壘而

降音公十九年因壘而降言不增○言文王伐崇之

初緩功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

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三句通釋曰此其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乎此所謂文王之師也。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敗。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敗。拂義之盡也。愚謂文王伐密。侵疆。遏旅。而已。及伐崇。則不可知。但詩人皆以帝謂文王。興師致伐。而有不同。此奉天討。如推衡。稱物。低昂。隨其輕重。爾初亦何嘗容心哉。輯錄解頤曰。閑閑然徐緩言。設之而不。不用也。言言然。高大言。繼之而未攻也。連連則相續。而不絕也。安。安則詳審。而不暴也。是類是。馮昭其罪。於神也。是致是附。數是德。於人也。此四方之。所以莫敢侮也。非然。強盛則非徐緩之比也。乞乞然。堅壯則猶負固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忽以滅其國。則天誅不留而罪人斯得矣。此四方之敢拂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

文王伐崇。一章言大王居岐之故。二章言大王居岐之故。三章言王季興起之故。四

章言文王伐密之故。五章言文王伐崇之故。六章言文王伐崇之事。七章言文王伐崇之故。八章言文王伐崇之事。輯錄何伯善曰。大抵一詩之意。自始至終。皆推原其本。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經始靈臺。叶田反。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反。庶民子來。

賦也。經度聲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

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平聲。即標識也。經者。度

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

氛，侵也。察災祥，氣時觀游節勞佚也。日望氣，侵

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

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

自來也。攻之成之，即是子來之事。輯錄陳定宇曰：不

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張南子

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輯錄註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此

之謂也。民被文王之德而趨事起功如此則

○王在靈囿，於麇鹿攸伏，鹿濯濯。

白鳥鵲鳴，王在靈沼，於魚鱉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築墻為界

其中鹿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

貌。輯錄解頤曰：言其性鵲，鵲索白貌。輯錄解頤曰：此

鱉，其為飛走也。下文於物魚鱉，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物

蒲也。魚蒲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鳥獸魚鼈被文王

與山林川澤無異，各遂其性如此則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鏞於論廬

賦也。虞，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柶。音業，柶上大版

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為

崇牙其狀縱縱然者也。輯錄疏云以絳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橫即崇牙

之貌縱縱然也崇與崇牙皆所以飾拘篋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

圍加三之一。輯錄譚人註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尺如以三分之一則中圍十六也鏞大鍾也。論倫也。言

得其倫理也。倫理條理聲音也如無相奪倫也辟壁通籬澤也。辟籬

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壁以節觀者

節止也止之使不入也故曰辟籬。

○於論鼓鍾於樂辟籬鼙。徒河鼓逢逢薄紅蒙

音瞍音叟奏公。

賦也。鼙似蜥蜴長土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

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

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輯錄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

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鍾鼓作於辟籬而且

數民之心遂於此矣可樂也。上章是作樂有其地此章是作樂有其人於講學行禮之處有鍾鼓之樂

蓋以異乎衆人之樂矣得不重言而深嘆之乎輯錄嚴氏曰申言鍾鼓辟籬之樂詠嘆不能已樂之更端

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故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

詞也。靈臺辟籬本不同處在靈臺則有靈臺之樂在辟籬則有辟籬之樂與民同樂隨處

皆然故民樂之而詩人得以述之也輯錄解頤曰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籬之教

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幽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

作與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鍾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疑問曰文王終身西伯而靈臺兩言辟靡豈西伯亦建天子之學乎朱子曰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則在追王之後無疑故靈臺以王在靈周王在靈召言之則無嫌於辟靡之名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

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

天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猶所謂文王在天也王武

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

章美武王能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此蓋

章以世有哲王為大旨三后在天皆哲王也武王又

以哲王居鎬而對彼三后在天之神可見周之世有

哲王矣輯錄解頤曰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後固無以

基之於前而先後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

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

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

文王而始者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

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

有太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太

王王季文王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

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

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

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言配命成王之享叶享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

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能使天下之人皆信若誓合

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韋氏曰此

得以對彼三后於鎬京者以其能起求先王之德而

繼之又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

愚謂求德配命非二事先王之德即是天理繼先王之德而加以悠久之誠則天理無間而德極其盛積

中發外自然乎合民心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可謂成
王之孚矣成王之孚如此故能對彼三后之神于錫
京也其曰作求猶曰仰而求之耳輯錄解頤曰王配
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求言配命是以人而合
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
一有以配合乎天而為天之心復與天性而為一此所
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
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
於先正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
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下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求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

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

為法耳輯錄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

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孝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為

耳何足法哉上章因王配于京推之見武王能求

德之見武王能孝思而不忘而得天下之心求德即

孝之事求言配命即孝思之不忘也求言孝思如此

則其孝出於真誠而天下皆信之可謂能成王者之

孚矣輯錄解頤曰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

而如見於羹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

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

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偽之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求言孝思昭哉嗣服叶浦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後志之應此則

信之之驗也輯錄益稷蔡傳云天侯維服事也。○言

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

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此又因民心愛戴武王而推見武王之能孝思嗣服

也嗣服對求德言求德是繼志嗣服是述事自二章

至此反覆其詞又以首章之意詳言之蓋美其善於
繼述而得天下之心也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
思感乎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
此詩見武王之孝下篇通追來孝見文王之孝二聖
以卒前人之功耳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候古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

後世也許猶所也輯錄詩緝陳氏曰許語助也昭武

類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

其迹則又荷天祿而不替矣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

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輯錄鮮頤曰繩

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德也武王之德惟信與孝

而已然武王之信乃天下之建孝尤非暫焉勉強之

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

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上天之

祜者未之有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秦孝

令國中曰昔我穆公布德行武東平晉亂西伯戎狄

天子致胙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美又按孝公二

年天子致胙十九年致伯二十年諸侯皆入賀秦然

也輯錄通釋曰朱子初解此下有曰遐何通佐助也

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遐何通佐助也

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賀也佐也猶上章之媚而應

下武六章章四句輔氏曰此詩首章言武王能繼

武王繼述之孝且有常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

之信為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後兩章

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子孫能繼先王之緒

則又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愚謂武王之

道繼述而已然應侯順德大著於當時受祜有佐

可及於後世效驗之大如此能配三后有以哉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
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
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適

尹補反

駿

音峻

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

成文王承烝哉

賦也通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此

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

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聲聲聞也與蓋以求

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克君也哉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厥寧觀厥成皆指作豐之事而言也輯錄解頤曰文王惟

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有安天下之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其功之盛

即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為克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伐崇事見

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

西南輯錄解頤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

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築城伊洹况城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其欲禮記

作適追來孝叶許六反王后烝哉

賦也洹成溝也洹與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

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輔氏曰王王

君也本稱也愚按虞夏周之書多以言文王營豐

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

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築城作豐儉為之制似鍊其欲而實非也

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肇王迹勤王家先王志在安民久矣文王

遷豐所以繼其志而盡其孝耳。輯錄陳定宇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以見作豐

乃天與前人之心也。解順曰。適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求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

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王公伊濯。直音維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

維翰。叶胡反王后烝哉。田反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

能築此豐之垣故爾。載黎伐密文王之用兵不一矣而伐崇則其功之最著者也

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禎榦也。四方攸同有所歸也。王后維

有辨附也。至此而三分天下有其二矣。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

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輯錄皇王維辟乃推本武

王君天下之德。皇王烝哉乃稱贊武王能君天下而已。○言豐水東注由禹之

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

作鎬京時也。豐水東入於河。四方來朝者皆循其道而至此。詩四章五章皆以

之歸。牲非有作為以致之也。此詩四章五章皆以四方攸同言蓋豐以前岐山之周四方攸同未可言

也。豐以後鎬京之周則四方攸同又何必言矣。輯錄解順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

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於

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蒲

反此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

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郃按林氏曰岐有

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

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離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

辟離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離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

天子之學矣輯錄劉濟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

在西近者先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

而天下自服也教化之得民心如此非以力服人

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離無思不服見武

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彼

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

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維龜正叶諸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輯錄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

齊衆志也洪範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稽之

以定其居決之於龜詩爰契我龜同意張子曰此

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輯錄解順曰武王之遷鎬

-5 238 35 912" data-label="Text">

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

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

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鈕里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叶漿武王丞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也。詒，遺也。去聲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燕以

翼子敬其事以安其子也。語倒如○鎬京猶在豐水

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

此用人物各有所事為興而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

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遷都定國

昆也。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語意蓋若此。

類輯解順曰：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

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

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

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亦至矣。彼苟一時或曰

之安而不為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哉。

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

哉！但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來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

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

終之，無難也。此自皇王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

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此自

不服言。此詩以王后皇王為文武之別。說夫

前文王有其德矣，而繼以王后燕稱之，則有

其德而位未稱也。稱為皇王有其位矣，而復舉

意也。錄輔氏曰：每章皆言丞烝哉，以結之者不

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
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孔氏曰上四章言
文王之世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
終事約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朱子曰詩中
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
卒其伐功耳觀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通釋曰
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通釋曰
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
武王而矯京辟雍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
一弛文王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

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

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

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

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

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禮記疏義會通卷之十七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生民如何克禋音克

祀叶養以弗無子叶樊履帝武敏叶母歆攸介攸

止載震載夙叶相載生載育叶日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

邠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世妃正妃也或曰謂精

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也弗之言禘音弗也禘無

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禘配

也變禘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

祀之玄鳥以春分日感陽氣為乳育而來故用此日

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禘之禮不知所始

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嚳簡狄之時已

有神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嬪音御乃禮天子所御謂天

嘗御而帶以弓韜獨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男子所

有娠者帶以弓韜獨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男子所

指姜嫄獲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母音歆動也猶驚

異也介大也震娠身也夙肅也載震者受孕之始生

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

居側室既云正寢之室在前無寢在後則室又次燕

寢之旁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無寢必於側室

以正室燕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

其拇輯錄云時有大人迹姜嫄履遂歆歆然如有

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

所止注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謂民之初生則

見甫田由太王之興此所謂厥初○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

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

有以異於常人也輯錄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

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

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

萬世非天所命而何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

宜其始生之靈異乎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

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

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

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

饒雙峯曰天地泰和元氣之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

會鍾為麟鳳非是有種而生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

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以生民歸之姜嫄不稱其

巷以下數者之異故宋子取張子及蘇氏之說後世如劉媪夢與神遇而生漢高亦此類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未不圻初宅不副字

反叶字無害音無害叶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叶養居然生子叶養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

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曰生物圻副皆

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

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

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

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曰

恒反之秬叶秬是穫是畝叶恒之糜叶也

任叶以歸肇祀叶養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

也秬黑黍一秬叶二米者也糜赤梁粟也也白梁粟

也釋錄解頤曰稷之秬秬可以供饗也糜也可以供梁

盛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

獲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秬言穫畝

糜也言惟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

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或揄音或鞞皮我或蹂音

之粢所留粢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

以較蒲未反載燔載烈如字叶以興嗣歲叶音承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掄抒音曰也

以出謂行米也簸揚去糠也蹂蹂未取穀以繼之也釋漸

米也音音米也音音更更聲也淳淳氣也此以上皆以黍稷

承上帝之靈謀下曰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即天

保所謂言二若並至也輯錄天官太宰掌百官之

誓戒與其具謂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

事祗滌濯宋氏註曰百官謂與祀者具所以供其物

脩所以理其儀戒散齊也遂戒以始齊滌濯謂洗祭

器擇士見天保用氏曰載謀則謀之於衆人載惟則

思之於蕭蒿也脂腠音音骨也膾膚間脂也宗廟之

祭取蕭合古脊腠音音蕤之使臭達墻屋也羝牡羊也

較祭行道之神也曹氏曰內言取蕭外言取羝則自

以為錄輔氏曰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種植蓋天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叶徒弟音音厥

草叶此種叶云之黃茂叶莫實方實苞叶補實種

上實葉實葉實秀叶忽實堅實好叶吁實

穎音井實粟即有邵他來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第治也種布之也黃

茂嘉穀也種也此所以為相之道也種黃茂擇其方房也苞

甲而未拆也欲泄是為甲甲者草木之仁也此清

其種上種甲拆而可為種也拆則破其種衰漸長

上輯錄嚴氏曰以發盡發也盡發猶言極盛謂生

之時也上言禾之苗也秀始稔也上言禾之秀也堅其實堅也好

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粟不秕補履也既收

成見其實皆粟栗然不秕也上言未之實也郃后稷

之母家也宜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

言后稷之猶如此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

者要其成而言之耳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

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增釋

祥曰后稷之擣凡上章往茲未麻瓜之類但后稷

所種歟則各有功其成實之道蓋知其性及其漬種

之法與地之宜天之時故實有方苞種稷發秀堅好

穎粟之也至下章秬秠糜芑則又自后稷而始種之

爾堯以棄教民稼穡有功生人故封之又以其母感

化而育不由有父故使其繼母氏之母祚之土而命

之曰姬氏郃在武功有后

稷祠姜嫄祠又見周南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手維糜音維

言之以見上帝而使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安享其祭耳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輔氏曰首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

之異受孕既本於天則降生必異於人也

○誕實之隘於巷牛羊腓字之誕實之平林

會伐平林誕實之寒水鳥覆翼音異之鳥乃去

補履也

郃言未之實也

夫自浸種以至收成

以相助之而但曰穡

之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而言之耳

物與我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
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於是始牧而養之則亦知其
受命於天而不可
以常兒待之矣

○誕實甫音甫匄音北克岐克疑魚極以就口食

藝之荏而其菽荏菽布布未役穉穉音麻麥蒙

蒙莫孔瓜瓞啐啐布孔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

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藝樹也荏菽大豆也布布

枝與揚起也言揚起役列也穉穉苗美好之貌也蒙

蒙然茂家也啐啐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

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

好去聲種植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竟

祀春祭九夏祭竈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五

最小行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在其中矣輯錄夏

大馭註云行山曰較蓋封土為山祭之以牲燔傳

既祭乃驅車繫其山而去之所謂犯較也

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

興來歲而繼往歲也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羝以較

戒其事載燔載烈終之所以備其禮故曰四者皆祭

為起語輯錄何伯善曰朱子舊註云於是或取蕭以

祭脂或取羝以祀較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

○印五即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下與今叶胡臭宜時叶上后稷肇祀叶養庶無罪悔叶

反委以迄許乙于今上與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道醢也瓦曰登以薦大

音秦

羨也

至敬無文故禮最薄輯錄太羹肉汁羹居安也古之義也不調以鹽菜故以瓦器盛之

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

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

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

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

矣周人敬天之心傳自后稷今以后稷所以敬天者祀稷而配天則志意相合精神相感神妙之機有不容言者矣后稷肇祀之敬於上章可見盡志盡物皆敬也郊以稷配天此言帝而不言稷者統於尊也亦享之矣

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

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

易輯錄闕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

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一章言其受之祥二章

三章言其生育之意四章言其種殖本於天性五章言其受封本於農功六章言降種於民以供祭祀而始為祭主七章言祭祀之道情文兼備而歲舉其事八章乃言今日之祭所以感格

者不在乎物而在乎物也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音頌頌

之禮也歟輔氏曰此詩專言後稷而不及於天生民頌后稷宜入於頌而列於雅者雅頌頌

不同體故也祀稷配天頌有思文之詩矣舊說

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

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訃路音韻諧協呱

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

相間為次又一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

皆有誕字

輯錄輔氏曰先生嘗曰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焦地蓋叙得那有尾都盡

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咏底意思又曰生民等詩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

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勺萌之時也輯錄勺曲生者萌直生者行道也勿戒

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

戚親也行葦敦然本有生意兄弟莫猶勿也具俱也戚戚亦本有相親之意也

爾與邇同肆陳也輯錄肆陳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疑此祭畢而

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

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

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以愛物之意與親親之意

二句蓋行葦之生不遂以牛羊牧之無兄弟之情

得以踈遠積漸而然尔苟常相近相見則肆筵授几自有不可已者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

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肆筵設席叶祥反授几有緝御叶魚反或獻或酢才洛反

洗爵奠斝古雅反醢叶他反醢叶他反醢叶他反醢叶他反醢叶他反

賦也設席重平聲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

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

言不乏使也輯錄禮所謂更僕是也輔氏曰有二進

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市流客客

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酸殷曰斝周曰爵所

之爵即所奠之尊醢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

互言以成文耳輯錄散之羨者以加獻歌者比音於琴

瑟也必以合也和之徒擊鼓曰罟徒猶也但擊鼓不

則衆音之主言鼓言侍御歡酌飲酒歌樂之盛也

延之席以安之授几以供憑藉緝御以給使令獻醜

以通其情物品以備其禮歌樂以和其心此行葦之

為盛也○敦音雕弓既堅因反古四鍬音既鈞舍音矢既

均序賓以賢珍叶下敦弓既句古候反叶既挾子

反四鍬四鍬如樹三叶反上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鍬金鍬剪羽

矢也織以為鍬而剪羽以為矢也輯錄兩雅金鍬

參音亭也即稱停謂三分之句一在前二在後三訂

之而平者前有鐵句重也輯錄疏云四矢皆輕重

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聲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

賢於其若干純音全又奇音崎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

是也賢勝也疏云二筭為純一筭為奇勝者雙數則

九筭則曰四純一奇也均等也等句鼓通謂引滿也

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句鼓通謂引滿也

所謂志射禮搢音三挾音一既挾四鍬則編釋矣插

於方特弦矢日挾弦縱矢橫弦與矢作十字也射用

發而無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巧力俱

遺矣如不侮敬也令弟子辭命也所謂無憚音呼大無

教音無借佩音立不音立謂立無踰言者也不歷位與君

海慢之容敬之反也。輯錄投壺陳氏曰：或曰不以中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揮者懶亦教也。病不中者也。不熱已之長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

德。輔氏曰：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嚴氏曰：四鐵既

故曰序賓。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鐵如擗專言勝者

以不侮。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射也。但燕射用

獸侯而象為大射。用皮侯而設鵠。此言貫革則皮侯

設鵠而為大射矣。當詳輯錄儀禮曰：禮射不主皮。註

云：大射賓射燕射是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

主於獲也。陳師凱曰：主皮之射二。一是卿大夫從君

田獵。班餘獲而射。一是庶人之射。其說又與車攻集

傳意不同。又有習武之射。司弓職云：孤矢以授射甲

革。堪貧者是也。許氏亦曰：貫革之射。軍旅用之。此言

貫革未詳。何謂呂氏曰：孔氏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

射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為主之上。豈

先為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為大射。抑不知

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後

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解無樂

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者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乎。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酒醴維醕。如主反或酌以

大斗。或如字。以祈黃者。或如字。黃者台。湯來

背。墨叶必以引以翼壽考維祺。其音以介景福。叶推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

醕厚也。大斗柄長三尺。輯錄疏。漢禮器制度。祈求也。

黃者老人之稱。以祈黃者。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

物欸識。輯錄音志。欸刻也。識記。云用斝。祈萬壽用斝。

眉壽求命多福。用斝眉壽萬年無疆。輯錄並見呂皆

此類也。台飴也。犬老則背有飴文。合背比之黃

肉消而皮舒。引導翼輔。輔氏曰：以引則不昧於所

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

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既得老壽矣又必以善道自相引翼庶以享其

祺介其福焉蓋必收好德而後考終命享之介之在乎人也。

祝頌之情

行葦四章章八句。一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

之體三章言燕射之樂四章言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

句毛首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

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

所送春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章之厚。永嘉陳

間恩澤充足而願其受福如此也。二章以後皆以反

故言飽德介爾景福則彼自錫之爾。求以致之介爾景福則彼自錫之爾。

○既醉以酒爾毅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

賦也毅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

大也。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淑。尺六公尸嘉告。叶姑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虛

則明之極盛而無以加矣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日順受其

正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二書所言者一身

終則福又驗於子孫矣傳必連淑始也公尸君尸也周

引以為例者以其語不同也。

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

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

矣既有其始必有其終蓋即其可知也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公尸所告者先及善始之事所謂此者即指下文五

章之云也○首章總祝之以福而已三章三章則祝

其明盛之福以漸而進也昭明者明之發有融者明

之盛高朗者明之極也漸進不已則是緝熙至於純

嘏矣又按諸家於明融朗三者多以為德但求之詩

意昭明與景福相屬而高朗又與令終相貫言上下

相承皆言福尔况介以昭明之福則可謂以昭明之

德介之可乎故朱子止以光大虛明訓之未嘗指為

赫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

休祥畢至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詩人祝願之體

正在此若以為德則於經於傳皆未見其相合也

○其告維何遠且靜嘉叶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

淡篇輯錄通釋曰謂之賓客謂之朋攝檢也○公尸

告以汝之祭祀遠且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

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當神意言稱乎神意也○

朋友攸攝攝敬朋友諸人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輯錄通釋

尸告其儀物之盛也○威儀孔時叶上君子有孝子叶獎孝子

不匱求位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

特牲嗣舉奠行於衆賓長加爵之後先時祝洗酌奠

奠于酬南至是使嗣子舉所奠之饌而飲之以致傳

付祖考德澤之意也

匱竭類善也善福也此所謂福

又見楚淡三章註

章之令終也。既得令終，則明融高朗，舉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

儀既得其宜，攝以威儀，助祭者之威儀也。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

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此釋不匱通自君子與孝子言，先之孝孝敬以及祭者所以受福之本也。此上二章皆善始之事。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

永錫祚胤。羊刃。賦也。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

靜洽無譁，家道齊則婦人之賢可知。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孔氏曰：下章被祿景命，即祚也。從以孫而福無窮矣。此下三章皆善終之事。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僕，附也。

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

自其福之所錫而言，則曰被曰僕，謂夫久而不替也。凡得賢子孫，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其言如此。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輯錄通釋曰：上章言錫善而兼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胤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維何。下章述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胤，及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為之死即配也此與室家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此與求錫祿亂相應輔氏曰天命附屬於君則必與

周家自大王大姜以來之事可見矣○按此詩言福

既以明融高胡令終詳言之矣又言其孝敬致祭而

得女士以生賢子孫則又因

今終有傲一句而詳言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輯錄呂氏曰此詩自既醉以酒

之詞也自令終有傲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

福以明頌禱之實也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

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為願聖

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又曰觀行筆

既醉二詩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

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願之者

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已求

之者也陳定宇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予

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

福其基本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

鳥音鷺於雞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

既清爾般既馨自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鳥水鳥如鴨者孔氏曰長尾背上青色卑

草曰野鷺鷥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

鳴為鳥鷺鷥也

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輔氏曰祭

祭曰繹賓尸者以賓禮而燕尸也輯錄孫炎曰尋繹

復祭也何氏曰禮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

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為尸諸侯

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尸屬昨日配先

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故言鳥鷺則在涇矣公尸則

復宗殷曰彤周曰繹

來燕來寧矣酒清般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此以樂得其所為與成就也為其前日為尸故燕勞

之如此無職無位不必期之以德而勉之以事也故

但極祝其

福祿也

○鳥鷺在沙叶桑公尸來燕來宜叶牛爾酒既

多爾叙既嘉叶居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叶吾反

興也為猶助也安也輔氏曰水旁也說文宜所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息汝

爾叙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清酒之沛辭上者也沛見伐木

氏曰處居也下自上而下易詞也

○鳧鷖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

福祿攸降叶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梁水會也說文曰小水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

宗廟也宗積而高大也福降而後崇蓋自彼

○鳧鷖在梁公尸來止熏熏叶眉反旨酒欣

欣叶豐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反

興也壘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

也芬芬香也來成來為來下攸降來崇皆即今日言

也無有後艱則自今以往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君子叶音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受祿于天叶失反保右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嘉樂君子猶言民庶民也

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

祿矣明德有以得人心是即有以受天祿此已然之

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而天之於王猶反覆

心恆之人恆之故天祿之也

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此刑

福也輔氏曰在已之德不已故在天之福無窮

鮮順曰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

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

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

申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此詩明德

民宜人以下皆明德之効驗

○干祿百福叶筆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

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

輯錄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率循也舊章先

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神此章以

保右命之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于歷為天子

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能率由舊

不忘在其中矣故傳之釋經如此朱子曰子孫千億

是願其子孫之多穆穆皇皇是願其子孫之賢子孫

多且賢即所謂百福也愚謂所以千祿者無他上章

之顯德是已輯錄陳定宇曰上章言今王之顯德固

所以受福若後嗣之多賢所以以其福也

然之

此詩

明德

乃其

本宜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在任用天下之賢祝此與下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

也輯錄解頤曰前章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

又所以為稱頌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

惡也四方之綱是得天所以得人天人之相因如此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已反百辟卿士媚有備

于天子叶獎不解佳賣于位民之攸既許既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亦者蓋此詩指諸臣

謂朋友亦如既醉指解情既息也○言人君能綱紀

四方而臣下頽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在外

之諸侯也卿士維欲其不解于位不解于位即之綱

而在內之羣臣也其節自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

而為民所安息也其節自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

任歸於已矣故臣下恃之以安而愛東萊呂氏

之頽之惟欲君之無逸以逸其民也

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

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輯錄

嘉臯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即

嘉之意又歌曰元首叢睦哉股肱情哉萬事墜哉

即規之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

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呂氏

與朱子異上章欲其子孫不敢自逸必其任賢可受福而為君勞已則可安

假樂四章章六句此詩祝其君以顯德致福祿然

時尤欲子孫之賢而保治於無窮也輯錄通釋

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德不忘

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墜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音迺疆迺積迺廩迺倉迺裹

果餼音糧音千橐音于囊音思輯音用光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音賦也篤厚也公劉音積露積也餼食糧糗音也

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音後稷之

者田之大界場是小界積露積也餼食糧糗音也今之小田墜也音承積露積也餼食糧糗音也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音而斧小方始

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

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音輯錄謝氏

厚為家法篤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

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

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

都於豳焉音解順曰遷都必用武備者蓋亦不出

其封內也音輔氏曰足食足兵然後遷國愚謂此章以

亦不可無耳輯錄黃實夫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

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

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音既順迺宣而無永

嘆音陟則在巘音復降在原何以舟音之

魚音輦音反音復降在原何以舟音之

魚音輦音反音復降在原何以舟音之

魚音輦音反音復降在原何以舟音之

維玉及璫音韞必頂琫必孔容刀叶徒

賦也胥相也視也相去声庶繁謂君之者衆也順安宜徧

也言君之徧也無求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嶽山頂也

舟帶也韞刀韞音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

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記內則皆佩容臭語謂韞琫之

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輯錄公劉

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

而帶此劔佩以上下於山原也于胥斯原是總言之陟獸降原又詳言之遷豳

盡其心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

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貴而能勤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原迺陟南岡乃觀

于京叶居京師之野叶上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

居也諸本作高山而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

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逝泉瞻原即上章之降

章之陟在嶽也此其言之又詳且盡矣輯錄董氏曰

曰嶽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

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

猶晉云新絳故絳也增釋曰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

師之特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

言論難並去曰語○此章言營度待邑居也自下

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百泉當是衆流所會之處

也○增釋許氏曰通典漢安定郡朝那縣自觀之

則陟南岡而覲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

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上下之

定焉也廬旅者賓客所寄宿也言言語猶所謂爰

笑爰語者蓋聚族而居聲音相接也○上章止言相

地此章則相地以定而施德慶之功矣

輯錄一說言言施告令語語德慶之事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踳踳七羊濟濟子禮俾筵俾

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七到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

反食音之飲之於場君之宗之統用之

賦也依安也安居踳踳濟濟群臣有威儀貌輯錄曲

容大夫濟濟士踳踳註濟濟備節俾使也使人為之

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輯錄通釋曰二曹群

牧之處也以不為殺用匏為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

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蓋

宮室既成而落之輯錄羅氏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既

以飲食勞去其群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

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音其民整者齊之而

之而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

宗其事相須輯錄李氏曰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

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

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

有國有家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左

之重者也哀公四年輯錄註楚復詐即其事也宗字之義朱傳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其陰陽

觀其流泉其軍二軍音丹叶度待洛其隰原徹

田為糧度上同其夕陽馮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交夷墜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輯

疏東西為廣南北為長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

相視也陰陽向背音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

利也景所以相陰陽岡所以觀流泉也孔氏曰疆理

穀各有所宜如黍宜寒稌宜暑三軍未詳鄭氏曰大

之類則陰陽寒暖不可不知也其餘為羨公劉遷西民始從之丁夫適滿其數耳謂

之軍者無羨卒也今存以備一說輯歸疏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謂家徹通也

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軍而無副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去聲公田耕則

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

周公蓋因而脩之耳按此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

於公劉是雖荒遠之地可以專行然以其國之狹小

如此而其遠大之規乃如此非大賢其孰能之輯歸

王晦叔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山西曰夕

陽輯歸夕始得陽也增釋許氏曰疏云夕陽者總

也書傳蓋太王去豳喻梁山許云梁山在岐山允信

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

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馮人之居於此益

大矣制增辟者又因後來之民而益其業於是廣而

益廣矣○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反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反丁亂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反夾其皇澗溯其

反丁亂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反夾其皇澗溯其

過反古未澗止旅廼密芮鞠反居六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

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邇鄉也皇

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

內鞠水外也○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

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

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

止基即上章營度邑居之事乃理即上章徹田為疆

其事止之則衆理之則有公劉所以富庶其民如此

其居有夾澗者有潮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

復去聲即芮鞠而居之而龜地日以廣矣却說也上章

耕者益衆此章芮鞠之即則居者益蕃皆後來富盛之效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則自文王武王至於王季至

大王矣又以七月戒成王則又上及龜人之

俗矣康公又自公劉始遷於龜言之則先公所

以興王業者致詳備矣但風雅不同辭是以七

月之詩自入國風云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

其時則甚微言乎其勤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

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戒其逸此召康公之志

也解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

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饜音甫云饍

尺志反叶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蒲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饜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

乃再蒸也饍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

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酌也之於彼而注之於此

尚可以饜饍韜錄曹氏曰道上流潦黃濁不可飲然

蓄之大器澄停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

之於此尚况豈第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此物以

有用也夫以文王之盛德至極無加乃得稱為豈第召公以

此期之成王則其傳曰豈以疆教之第以悅安之強自

戒君之意遠矣以教之不倦也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此引表

道也以悅安之有母道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引大學語專釋父

之所惡勿施爾也輯錄朱子曰能以民心為己心則

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補氏曰此以成民

之才而言也下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所以成其才

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

母也之父母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雷豈第君

子民之攸歸叶古反

興也灑滌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反叶

豈第君子民之攸暨許既反

興也既亦滌也暨息也民之攸歸者有瞻有依得所

得所安也皆所以申父母之義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摧者阿與歌叶飄風自南叶尼反豈第君子來

游來歌與何叶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第君子指王也輯錄曹氏

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第言之矢陳也○此

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

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成王

召公天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所矢之音也

地勢美而天氣和則君心悅而臣言入矣蓋見成

王當此之際其言次直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繼其

詩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解頤曰蓋泰和盛治之

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

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

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

以有臯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爾彌爾性似先公首在由矣

賦也伴負優游閑暇之意伴負優游承來游來歌言

散之意優游從容間暇之意休息也

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

命也首終也言爾既伴負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

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言先公則先

王在其中也

傳以先君代先公字。伴負優游今日之福也而

之意又欲使爾後日之伴負優游長若此則固有其

道也此即其燕安之福而誘掖之使樂於自此至第

用賢尔故呼而告之如此下二章語勢同自此至第

成王

歌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成王

○爾受命長矣第反芳弗祿爾康矣豈第君子俾

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第嘏皆福也純大也常常享之也此章即其康寧之福而誘

之按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第君

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靜專有守則可為依堅疆不屈

則可為輔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已者引導其前也翼

相去其左右也適以之相我則不怠於所行東萊

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

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實以德言朱子以馮

為四臣呂氏即以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

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

矣韓錄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

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

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臯陶九德皆

才也舜禹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

○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爲

則矣有賢貴於能用故必以引以翼然後自此章以

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顒顒印印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音望豈第

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顒顒魚容反印印五周反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

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

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網矣此以詳言君子之德

也。願印以見於外者言圭璋以存諸內者言內外相符如此則聞之而有善譽望之而有威儀庶幾為人

君之全德而四方自以我為綱也。綱者綴紀之所繫天下歸於一人猶衆紀屬於一綱耳。首章之豈弟

君子稱之也。一章三章四章之豈弟君子呼而告之也。五章言必如此而後可成豈弟君子之德。六章言必如此而後可謂豈弟君子之德也。意之不同如此。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韓錄說文曰神鳥也。其像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鶴頸鸞思龍文龜背。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麀麟同。雄曰鳳

雌曰凰翾翾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韓錄蔡氏曰是亦周方隆盛鳴鳳。喻

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

天子矣此與下章以人物各有趨向為興。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一心媚愛於天子矣。下章之意類此。上兩章重在得賢以自輔。此與下章則言賢者集于王朝如此其多是馮翼孝德之至具有而足供使令矣。故曰使曰命再三致意而與以引以翼相應也。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音于天藹藹

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弥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下集所止上戾于天禽愛庶人賢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効是故使之命之有望於成王也。

得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美善也。西。雞雞喈喈。叶居。矣反。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見日也。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即賢者非有道之朝不處非恭

敬之實也。不啻也。拳拳美善梧桐生之盛也。雞雞喈喈鳳凰鳴

之和也。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為明盛之象。賢者出

既如此必君盡其禮備華美然則臣得展其所蘊猶

雖皆然其相與之盛當如此。今而賢者集於王朝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唐

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拳拳美善則雞雞喈喈矣。君子

之車馬則既衆矣。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

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上之聲而遂

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梧桐盛則有以致鳳鳴之

之舉與王梧桐取物貴蕃盛之意。但康公止陳車馬

之盛如此而當以此待賢則其意自見於言外。故以

矢詩遂歌結之。欲王深味其言而自得也。輯錄遂繼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此詩之要在

輔德則為綱為則乃其自然而伴要優游可保

於無窮矣。今日之賢士如此其多吾君之車馬

如此其盛則招延禮待以引以翼者王之所當

致意也。增釋許氏曰一章召公因王來游來

歌矢音以進其誘掖之詞以發端也。三章四章

其效矣。五章欲王用賢脩德而為四方之則。六

章言德備內外身具衆美則為四方之綱。七八

章鳳凰與吉士吉人止與天與王也是言賢者見用於有德之君九章惟梧桐之華接鳳凰之

民亦勞止汔許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君毀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七感不

畏明叶謀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音近也幾也音近也中國京師也四方

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馮氏曰諸夏諸侯

也大之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欽束之意懣懣

也明天之明命也情不畏明言不畏柔安也能順習

也順習者馴服之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

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去刺王

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輯錄嚴氏曰

言以定我王以為王休又言我雖小子王欲玉女蘇

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

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輯錄解頤曰非詭隨

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故無縱詭

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

邇而王室定矣輔氏曰柔遠能邇與惠中國

無良寇虐無畏皆以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皆後

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無幾小康耳故教

在朝廷之上母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

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

能通此或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通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詩言柔遠能通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增釋許氏曰疏引左傳服虔注

記但云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而不著其年蓋謂惠侯當厲王奔虢之時下至十五世則為繆侯繆侯七年為魯隱公元年與疏不合蓋國故厲王名胡成王

七世孫也。輯錄孔疏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

縱詭隨以謹愔愔文交反中式遏寇虐無俾民

惠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輯錄受休速聚也愔音愔猶謹音謹也音謹音謹也音謹

言利口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音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音賦

湯小人又必親君子蓋湯小人則無靈政之憂親君子則有輔仁之益然威儀不謹則君子不可親故中庸九經之曰必先脩身而後尊賢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

敗音戎雖小子而式弘太音太音太

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

敗音戎雖小子而式弘太音太音太

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

汝雖小人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以少年而當大任可

不謹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

縱詭隨以謹縱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王

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

賦也繼續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

王曰正賊者賊而已未盡反也反則無正矣輯錄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

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王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寶愛

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

也戒雖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王女是用大諫體其憂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首章言過小人則可安人民而第二章言過小人則可

成功以承王休三章言既以過小人又必親君子四章言過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五章言過

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當簡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於匱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殫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匱

一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

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輯錄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之

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胡庭秀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

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

惡也邪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

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

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

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出話不然特其便後

近小者也惟其謀之不遠是以倡狂誕妄無所不至

也既以出話為猶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結之蓋

謂出於心而後言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之主也

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為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

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增釋許氏

曰此詩雖同列相戒之言而後三章實君之任蓋責

同列以道其君使知此也一詩之意在出話不然為

猶不遠兩語而猶又話之未遠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

本也故下唯言猶之未遠

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叶泥無然憲憲叶虛天之方蹶俱

無然泄泄以世辭之輯音集叶矣民之洽矣

辭之懌叶弋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難者難而不易更之

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欣然不勉也孟子曰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輯錄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

乃欣欣然自以為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飲飭也今乃

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有自絕于天矣始也不有夫聖

終也自絕于天則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蹶顛覆之

意泄泄怠緩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

泄泄然不急較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特人

語如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

此

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置置許驕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叶思先民有言詢于窈初俱堯如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

邀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官為僚

定字陳氏曰觀此言則其為同列相戒甚明

即就也。置置自得

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

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來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况

其僚友乎。

上章辭輯辭擇與出話不然相應此章我即爾謀與為猶不遠相應我即爾謀則其

謀遠矣而尔不我聽可乎哉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

蹻蹻

其畧反匪我言耄。莫傳反。爾用憂譖多

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譖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欵欵也。蹻蹻蹻蹻

貌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蹻之也。

高耄老而昏也。熇

熇熇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

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

耄老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

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皆以盡其告戒之誠也

○天之方憊無為為夸。毗威儀卒

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

亂蔑蔑。曾莫惠我師。

賦也。憊怒也。天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

則以諛言毗之也。皆小人之心也。雷同相和以附

聽而呻吟。反覆言之。以見治亂之實。在於此也。尸

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都甸。屎呻吟也。葵。揆

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小人自恣正不勝邪而上下之威儀亂矣所以君子不得有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國已窮而君子不得政故

○天之備民如堦許元如筮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允以政反無曰允以政反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

賦也。備開明也。程子曰：備開通之義室心也。堦唱而箴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猶言天啓其

辭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易亂為治其機在我而不難民心好亂居位者不邪可倡其亂也。輯錄輔氏曰：此與下章分明是幾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雖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价音介人維藩音分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輯錄李汗仲曰：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惟寧間於中則宗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子惟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固宗
 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彭氏曰王者之治
 親親為大雖用人以為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為翰
 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為城者所恃以固
 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蓋
 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重焉然在
 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有德則得是五者之
 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有德則得是五者之
 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親離則衆城壞則藩垣
 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獨居猶書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無敢馳
 驅昊天曰明叶謨及爾出王音往叶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叶怡
 賦也渝變也王徃通言出而有所徃也旦亦用也衍
 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

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

之敬也輔氏曰憲憲謹謹蹻蹻憂謹皆戲豫之事也

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亦知其有日監在

茲者乎天者理而已理無徃而不在故天無徃而不

矣此一詩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

在也輯錄語錄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

猶言天體於物仁於事本此下語又問與物而

不可遺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輯錄禮儀經禮也威

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

是其中之小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張子又推之

此天者理之總名。仁則吾心之天。天理物不外乎理事。不外乎心之理也。輯錄鮮順曰：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昊天曰：明及爾遊，街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同也。此所及爾遊，街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獨之為貴也。

板八章章八句

一章歸咎於天而責之。二章歸咎於天以教之。三章既責之又教之。

四章又歸咎於天切責而儆懼之。五章又歸咎於天教戒而切責之。六章有望其天欲其易亂以為治。七章歸本於德欲其得人。心以輔治。八章則告以天所當敬之故庶幾亂之反乎治也。輯錄嚴氏曰：五章以前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以後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七

